自娛集卷之七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序

陳古白南園日牋序

余與古白讀書南園三年揚搉今古目示心許無弗洽也而吾尤師其文其文每成必細心摸倣之閒得一相肖語氣輒驚喜不勝而古白亦嘗評其合謂不復可置辨嗣後凡遇坊閒諸刻即程墨房稿俱不喜覽覽亦不經意惟於古白

文津津也古白又讀書梅花樓又毘陵未必日與朝夕而吾令人往來索文不絕於道自吾摸倣以來無一文不歸吾篋囊入吾胷臆也古白所遺失者吾有之吾所遺失者亦能以記憶錄寫之共得若干篇私付之梓先是唐君俞已梓梅花樓日牋吾令所蒐輯曰南園日牋者從舊合梓名也因以拙撰小題若干篇附於後蓋以自鳴其師之苦心得之摸倣者如是非敢言同調也

何溪兵錄序

予讀書遇不了意處輒累成編帙叩翁杖屨前問之未嘗不滿志而反而知翁胷中泓然不可涘也檢其案几間無一書不手披籤記問奇者亦復不虛坐予請於翁曰翁盍有所纂述以行於世翁曰予之讀書予之所喜而必有所纂述毋武健之士借藝林爲終南邀當事之一聆乎有鄙而不爲耳無已則亦言予所當言者有兵錄若干卷固予平時所究心老而不能忘情者

亍爲是書卽如汝家爲制舉言卽謂亍托以自見而亦亍之所弗辭嗟乎此政翁之所以不欲自見者也翁又豈好爲是空談者嘗皇皇懷隱憂幸不身試其言終不欲使百年無事之後不得見此錄也翁性怡曠不以溫飽易遠大之志故服政則淸勤自好而埋輪積薪之日亦復究心於是是錄也非翁今日之所自見固他日所以見翁而翁廟廊之憂于茲焉寄者也是爲序

蘇子忠詩序

子忠無所不拙獨巧於詩亍無多讓其拙而不如其巧蔣公鳴無多讓其巧而不如其拙然三人大畧無甚異亍於世間可謂一無所知而游情遠思往往有所觸會每讀子忠詩佳句恍若窺亍意中物但亍不能暢而子忠暢之是其巧耳公鳴胷中光怪萬狀或暢之於詩或暢之於酒或暢之於聲色或暢之於舉子業不如子忠之獨暢於詩故不如其拙而於世間生計則拙亦如之子忠不能謀生而窮愁凄婉之變多觸

於幽情物候而雜出於詩則予忠之拙所以巧也予與公鳴俱與予忠友予友其拙公鳴友巧而巧拙間蓋有所獨解而又不在於巧拙者則我三人所莫逆於心者乎

談節甫文敘 代陳玉海

予庚戌游蘇州識節甫焉而其名則耳之久已四方之士動魄悅魂願與之同貌而共氣甚且拾其餘唾成南州之望者不少而節甫猶在蕭衡間則文與命合乎不合乎節甫不能自信乎是稿以問路於予予讀其文爲之驚叱有如此技可言爲四門闢一宇者已覆而求其黯遇之故弗得也寧抱癡骨不餘妍皮豈在是與節甫窶人也丘樊自好塊然無徒官不求金張之援游不求子孟之資爽然曰吾有百丈雄髮頎頎然常在人前絲淚可屑金骨難毀安問長饑渴乎其文大略肖此襟度風情霜氣綽有張日橫秋之槩嗟乎命不可要也命與之安往不得窮窮通自有數吾自爲吾文耳不與安往不得窮窮通自有數吾自爲吾文耳

願與節甫堅此素心勿以一時艱遇顧甘與折
花賣眼者同擲春心也

浦麗江乞壽詩題叙

浦翁無不可忘情者而獨躭情於詩其詩有翩
翩世外之想至道破處眞視身如聚沫視壽命
如焦穀牙使讀之者如薰悟香四大可遺矧作
者乎乃一日持壽詩乞小序心竊疑之何道得
徹見不透詩與識相刺謬也頃復出詩藁一帙
示予曰天幸假幾年凡如此者又種種矣嘻迺
信翁之不能忘情於壽者固不能忘情於詩也
晚年之詩愈排蕩有氣骨力愛絕詞盡而有餘
神益以卜翁之壽云

歸母沈孺人壽序　代作

歲丁未仲冬其日先中憲歸君次配沈孺人縣
帨良辰諸賓親欲寫西池之頌以壽之而謀於
予予曰是迂而無當不如卽孺人之生平壽之
自昔華筵隆起隔世彌奕卽善貽堂構必有克
襄之者王謝已非燕泥如故卽善襲弓裘必有

克翊之者然此兩大任七尺男子所難而頌婦
德者類爲不情之譽不曰相夫子以啟後謀則
曰勗後人以繩前武毋太甚乎求其實堪是者
殆唯孺人予自與中憲定交杵臼迄訂盟林泉
每把酒言譚輒侈有孺人多述其婉嫕不凡之
行中憲卽世予曰其子卽藐諸有孺人在其代
政於家必有大可觀者中憲內不獨一孺人孺
人實能以恭順溫只得封母太恭人及恭人之
懽孺人止一子列爲季而閒伍相傳仲季竝出
其腹蓋仲出自他氏而孺人以中憲命撫之幼
而含飴長而和九一如已子二子童牙嬉戲時
卽以後先之義誡已子令勿踰於是二子相得
甚懽而里人亦遂忘其有二母耳中洲河濟之
歲會予執鐸長安天罰我桑梓鞠歲菽黍不爲
聞吳之瘠民多有活於歸中憲者予深心德之
久而知是舉誠義出於中憲而卒成於孺人之
所勸勉噫推是而中憲歷仕中外底宦成絕不
以苞苴汙家人所至名聲斐然或荷所贊助多

也孺人刀鏁既解唯日抱痛悒迄茲數餘年蒿
牀布茵煢守一室禁足捆外雖蘭茁滿庭脩灌
競進不爲一破顏但切門祚窕然舊物何在日
舉先中憲矚望後人之苦衷言於其子而已令
子素負大志事母尤最孝無不曲意將順於是
愈以其勗勵之語迫衷而勤於學復體母氏之
心善遇仲兄子使與其子同外傅而倍爲鞠養
之孺人愉而曰吾不以異母故薄視爾兄爾亦
能不以兄子故私視爾子爾眞吾子矣於是里
人至今相傳仲季俱出於孺人而仲子之子亦
帖然自信爲孺人孫也嗟乎中憲固勇於義者
然世豈盡乏中憲而丈夫子氣或不無繞指於
婦人義終弗彰令子固善繼先烈者然世豈盡
出令子下或生長豪貴目不睹俎豆之容而荒
於嬉竟碌碌後人故有樂羊子之妻而爲樂羊
子不難有周伯仁之母而爲伯仁也不難孺人
一謦珮儔聲不聞戶外丁承前裕後之任而兩
玉於成果性植與抑讀書了大義而然與孺人

甫五十寻以通家誼爲諸君子紀孺人聖善之
一二以觴孺人白日隅中北庭蓊鬱令以往今
子將集百品簪裾進九霞長跽而寫千秋而寻
亦爲諸君子操不文之管紀闔德於方來政源
源未有已也是爲序

壽顧雲門序

局促者造物也缺陷者世界也吉與而得凶愛
推而得咎天布也世上數奇命薄如某輩壽濁
沈淪福輕如羽而莫能載良不足齒其壯年金
紫縱橫四方景耀珂里人爭欵之福爭歸之迺
爲子孫奴邀人世升斗髮髦齒殘偃仰閭閻訖
不得休猶之乎據槁梧而瞑也雲門先生少年
負才華未幾雋都試造物殆將以入世金紫偃
仰閭閻困公而公灑然弗受吾等嘗曰人生如
公所得於造物獨奇矣儼然以姓名入天府則
鄉紳國髦也躭淫圖史耕烟嘯傲瓶花爐燼自
供亦風人月客也間亦從少年場陶情歡伯促
舞徵歌亦酒徒芸叟也輕裘濟勝短艇薄遊亦

山翁鈎侶也婆娑世上不問生產而福智壽臘得全於天又安禪散聖也公以是當老而傳而髮墨齒玉若始孩者而不智者或以靳公一金紫爲公憾則公之冢嗣久以妙才步公之武曠瞬爲金門貴賓而仲季亦翩翩如蝟而起則造物又何嘗靳公金紫哉其等或謬與嗣君商研席而獲公之愛者或以辱厠姻婭邀寵於公者或累世交好爲公之子弟者相與謀所以壽公廼卽公之生平行樂所得於造物者壽公而異曰公之諸賢契緋衣侶手墨勅封悅公以金紫而公嬉嬉然食天家酒也其等願竊而窺焉

壽張老伯母序

吾兩家累世入金蘭簿矣宜老伯母及縣悅之辰諸兄弟繪西池爲頌而屬文於綸也其與仲子諸兄弟與綸同硏席而從父事伯氏兄事伯兄弟友季如綸也伯母相夫子及課伯仲叔季及御家人大都法主嚴蓋伯氏同吾先人皆有蕭疏放浪

之癖吾先人并不爲家計而伯氏齋用經耗則壹綜理於內先人有酒狂視官爲浮湛影可以有無伯氏剔繁劇繇郡歷藩臬約三十餘年而帷幄傳警紀綱馴戢凡令勤於官而逸於家責蓋在佐之者矣先人不喜課兒母課之伯氏亦脩行不矜羞伐且恢奇多文名善所學義不得然然綸止一人耳伯母多子何術而咸使憫然姑恤如吾母是以仲子崢嶸頭角矣恂恂若處子目不及華飾門無襍賓惟吾諸兄弟髮燥時交十數人時通雅故計亦當年有從墉間品題者因至今存可耳今伯母春秋七十視吾母五年以長吾父與伯氏並負才華後先雄飛其貽貴於室翠帷羽蓋之榮兩不相下綸與仲子季子同業父書爭途策進則彼此俱有承先之望可謂匹敵已然吾母未五十即詠栢舟含辛食蓼爲母而父需綸於有成而伯氏至於今玉立豐儀顏酡而體頎方來宦績引於川日而膝前相繼起者且得邀尚方之宜城進九霞以壽二

人則吾母若母縱並臻期頤而壽吾母多矣

壽郭老序

翁春秋七十而顏若酡齒若玉神清而腕形唫而體頩俞子與張子遊望而奇之若何人斯其遂古之遺與張子曰此郭老也其人無綴宅之術而得長年之理如古至人生於芳埃游於大孰此老不能然未詣至德而廉於取咎不無諧好而拙於取盈家以儉饒里以和譽子以教成神以澹休樂山水狎禽魚名花醉客條風快歌

吁嗟乎造化跼蹐生於其際者類爲其負之而走以俟望而得齊玄以齊玄而得沈滯以沈滯而得萎枯忽忽而遒盡者歲冉冉而愈弛者形若郭老者吾知其免乎哉以不可必之耆願食後晷之餘榮不敢邀在天者豫爲翁慶獨登其堂白髮雙脩嫣斕滿膝愷而前進東海之籌獻南極之頌而翁且遺形放心唫唫焉俯孫枝而酌宜城也其又奚羨乎

壽伍孝子母序

夫漆髮養子白頭依之丈夫亦然況婦人乎少
襁褓長讀書壯有室辛勤勞動以爲子謀半世
去矣及壯而匪母靡依者衰於妻子甚誶語箕
帚幾若路人或貽之憂貽之辱貽之憤恨噫爲
其母者卽維祺何足壽哉愈壽愈囚縶耳伍君
孝子也孝子所致於親者胡可言狀形不足而
聲聲不足而氣氣不足而神神不足而漠親不
知人世間有所謂憂辱憤恨而孝子以爲無時
非憂辱憤恨其親然則人盡母也何獨伍母所
得於天若此厚哉天不能以西籬下九年粟與
孝子而使之貧君不能使孝子如馮唐以孝著
爲郎而使之賤然蒿萊布茵藜食糲飡自足娛
親何必板輿輕軒嘗君之羹而後爲隆奉哉昔
母有不可爲之疾伍君效崔浩翦髮截爪禱北
極以請命乞以身代上帝假之錫母以上古之
壽而今始六十也滌水奏曲桃花佐觴娛一生
平無憂辱憤恨之母眞壽母哉

壽談母序

憶少年負氣時每遭一蹶呼巫呼巽頭春歎曰老大不遇退而讀蔡葵氾勝之書無難耳今頭顱古矣顧影仳倠而高堂有盱衡而望者不能忘情竟何以自解于生於丙子與節父同春秋吾母半世詠栢舟與太君亦同孤苦母父母師勤劬一生而有子如吾兩人何如無有乎蘇端明送沈達詩嗟我與君同丙子宛如言我兩人如于僕邀之質不知何底然儉歲之稷寒年之纊猶得活吾母節父將奈何節父抱奇貧遇奇困而才華襟槩益奇然自恨無以康太君而太君固習康成餘業能以青箱隻眼節父信其非長貧賤者於是視蔬水猶柔脆而節父益得安心肆力於文文價貴於四方四方之英無不折節事之且多借其力尺以起聲譽鏡葉裹限日不暇接儼然作文家山斗矣其伯子亦翩翩摩天手也與之同調賡和神鋒雋氣大略相比用岱擢縣御二龍於長途此時太君欲辭富貴得乎而吾兩人同丙子之歎殫指且天淵矣戊申之

嘉平會太君設帨之辰諸兄弟進千齡之觴而
予爲之文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引

會課引 代朱按臺

觀風觀士風也可一窺目知之而必欲與士之
性相習則非習其文不可於是焉有會業然而
會業具在習其文久矣而吾所習者猶然風也
則是刻也毋亦脩觀風故事而與士相期乎若
世之僞理學者侈談性命薄舉子業以爲伎倆

也夫指以爲伎倆而理學於是乎僞唯舉業有弗精耳夫其精者據案沈思神游千古刻畫名理抉剔道奥以聖賢心發聖賢事此時一具肺腸純是理窟此非性命誰其性命者而目以爲伎也恨其藁未脫而聖賢去案尚據而理境昏科名拾而敝帚棄雖目爲伎也亦宜然獨不思升堂鳴鼓而談道者橫經拜手整華山之冠發青谿之諦於譸而玄寞玄寞而參寥參寥而疑始佃漁六學直追無上奇矣而談鋒寂而講堂虛禮法收而燕娭處六鑿至而寢兵來則又何異於士之對題呫嗶精理悠然而案尚據而空宵者乎則士於此不必相非亦不必相慕第不可不借其鄙夷爲薄伎之言以自警試與子涉佳山水遇好風月凡賞心樂事每事去而心不忘況面題矚理聖賢陟降照千載之眞源獲本來之至寶恍乎天游重閟之如故而忍使爲燭光爲漚影而賢然而僨然爲蚊虻相過乎前而弗見耶夫士也養胎而待用者也胎何果證吾

直謂舉業是焉視爲舉業則雖壁合星稠猶夫
書巖筴塚不幾而質儳誠視爲胎元果證
而三寸竹爲情　一側理爲行葉何必幽性而
玄命碧慧舌之鋒機爲而吾復有惑於談理者
每拈一書自不能爲理外之理而又不欲以餖
飣示拙乃援乙之旨爲甲之疏逃正解而掇旁
義要以不便於制舉業爲奇乃士爲制舉業又
窮探性命之微一吐程朱之故而士之知性命
卒未有窺程朱之一班者無乃性命與舉業一

致而舉業之玄竅又不出程朱之齒牙乎請質
之諸士

張仲昉稿引

吾翁若翁年齒伯仲也意氣伯仲也杯酒嗑喙
風月疎狂伯仲也所得經奇一時文價伯仲也
及吾與兄年齒伯仲也意氣伯仲也俱有父書
可讀伯仲也遇輒偃蹇計無所之而游成均伯
仲也然吾困於奇薄顧影自憎文章之興索然
唯小題稍喜爲之故與陳古白合刻日歲多半

小題至經秘生平無經蒙即有坊刻皆竊古白文文其陋兄從宦游多年久不共商此道邇得經書義二稿大爲叫絕如芳花過目名泉著齒但知色香不能擬議談經尤直追先儒非不刋語不道多年何所修爲而所得之奇遂至此若兄者眞能步前武者矣相對話舊不無思先輩之風流而其子之賢不肖又不甚相遠哉

太淳文引

明淨如敉妍冶如笑飄妙翩躚吾鄉文態也四方動魄矜美太淳獨謂予曰吾先年亦好作此態竟思胸中自具大觀乃憑蜩背爲眇附蠭蠓而游囿於風土習此小言後予讀書園南室每出新蘁示予殆半菽慳子遇錢鼒麛壁唯有驚歎不知所從適梓人在坐隨付之以榜四方曰吾鄉固有此雲蒸霞蔚瀰空漫海之文而若爾動魄而羨者則蝨腥蟣肝薄爲小言不足道者也

文曲子瀕文引

文曲降而子瀕生蓋徵之子瀕之夢云東壁掌天上文籍而司人間之貴然人間之貴非其質也故子瀕年少貴矣羣昧爲齡霄上人而子瀕自昧爲麗壤下物余語子瀕曰必處何境乃當子意子瀕曰吾能以揮精劒斷五濁腸矣夫安得斷五濁事乎噫則子瀕所從來可知已故其奇趣多在碧羅虛落之間其所讀書多好鋏圍金地之語其落筆運思多出月露風雲之狀率而有所欲鳴則率而鳴之於詩間抽情抒每結愁霖大要不可一世之意居多子瀕子瀕殆欲以人間苦境苦情謹使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爲報三十六皇耶

自引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醅之具違心調嚼嚼之語几度蘭時暗催黎色亦可悲已鳥弄春晴魚翻浪雨人獨無情乎偶輟依吾而咏歌寄意此亦水泠花笑鼓舞於天然耳迺仰面看梁空齋

踢壁斷鬚擬議嘔血推敲懷曹氏之餘鉛陷唐
人之棄唾竊彼鬱肉餵已枯腸竟忘嘲吟之始
意謂何是自以籠囚之不足而益以枷鎖也亍
不能爲工亦政恐其工趣來而成調原無絃上
之音意止則忘言不强曲終之奏或佩纕贈語
或椒醑寫哀觸雲物而書空挽卧酒以濯足聊
率癡傲而已有女子披帷鼓琴作楚明光曰非
豔俗所宜嚴谷自娛耳蕭貢作畫咫尺内千里
爲逢敬慎不傳曰以自娛也故亍亦嘗以自娛
名此纂想月即是爲月想酒即以爲酒想歌舞
想山水即以爲歌舞爲山水始嘗以赫蹏書之
遇人至則疾卷置袖中偶不得已而人見之已
大非吾意乃復謂其字未安當易某字削去其
句當是全璧等語豈不愛我然距之則我負罪
受之則此稿負寃有雙袖蒙耳耳

太淳戲擬十美義引

命不可必乎文不可必耳玉良必碎器完必傚
才美必忌而人盡愛才不必識才盲子布星眭

猶鬼神而堂堂司衡不必不盲予曰雖然必求
眞命則盲子皆餓死必求眞文則先達皆困死
姑妄言姑妄聽以命戲遂以戲靈也舉子之彼
岸戲場也欲入戲場不飾戲具烏乎能得故九
十其儀不如點檢傀儡神哉傀儡酒散局妝傀
儡不愁明日載燕傀儡復現此天下之至文也
遂無處不生活此天下之至命也予不善文能
善戲太淳善戲恥爲戲會柯山有期與余同客
見余傀儡其形朝戲而出暮戲而入囫亦伎癢
而戲爲是是凡五題蓋予爲信安士子左執簧
右執翿鼓率而爲戲者也予因謂曰爲越歌者
三百人爲吳儛者一人慮無以相諧遂從而演
之演爲十義初猶驍壺累卵戲也漸且戲擲到
戲高絚漸且戲乞寒戲潑胡而觀止矣觀者大
叫而戲者不言唯張厥海口咥然而笑

王瑞卿宮詞引

嘗戲與友人各擬長門怨十首集漢魏後諸詠
覆几間有一語髣髴道過者罰巨觴予罰二觴

廻另搆新意補之而索然矣九畹示宮詞百首翦雪裁氷梭雲織霧寫宮掖中芝童桂女之麗如萬斛金珠恣取筆端而樓東怨居多避前人齒頰如雛幻出新景以文人錦腸繡肝極宮闈粉愁香恨必不許後有作者安得長安婦五輪風發諸細嫋長嗡與琳池房中並歌使玉伸初費花藥二百詞黯然無色也

林若撫梅詠引

與林若撫結歲寒盟爲千古人懷千古心相期而不可以相喻落落者吾痼疾也此期一訂於落落更宜一抹交情類蕭然有寒意於若撫則尤寒蓋兩寒而寒愈冽也氷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濯錦江邊殆與棘門寒塘徑遠然豈千古懷哉然又不可以不慮若撫特於湖上作梅詠百品頎然而來以詩擲吾寥然而去懷哉懷哉其嘯也歌隴頭雲遠花落春枯千里霜根一丞由寒意是豈在梅是豈在詩也

吳康侯文引

康侯喜與諸名士游諸名士驚賞其文席之甚謂足空海内予不信問猶龍猶龍云未必然壓倒吳人士矣予復不信問愚公愚公其師也故爲抑康侯語謂堪壓倒吳下諸年少耳予曰何易視年少文固年少事也意興佳情致濃名理淺故其文顏芳而意喜不可强也如寒塘古幹不既傲然遠秀而非鄰以花榭傍以名石蕩以春風樂以詩酒坐以美人過者不一憩於其下凡此盡得之年少吾輩不能矣康侯飲日月之華而生生具繡腸腕多儷采信與諸年少不同然春風花榭奇石美人得之天不繇師傳至其蒼然之榦深本發長若似從風霜久鍊而成者則師之功詎少哉而嗜與諸名士遊亦不無畀云爾

張伯雄選許子遜稿引

元局元度元脈凡會元類得之然不善學者類病枯寂庸淡蓋猶是人間藥草固能郤病亦能

殺人子遜於局與度與脈之外別有仙采其行文在水雲邊驂鸞馭虬萬里蒼涼睫眼徑度不問善學不善人得之如服碧奈花琅玕實南燭草久而身輕但恨人間不可多得吾方恨其少而伯雄猶以爲多去不當已意者而僅存若干首可謂去形存聲去聲存氣去氣存神去神存漠觀伯雄之選而伯雄之造可知也識道之年顧若是蚤邪仙乎仙乎子遜風扶肘下白日飛昇伯雄褰其衣不久將亦飛去吾願爲伯雄雞犬不得已

刻時秖自引

茲集凡三百篇友人曰過多矣盍善藏拙余曰此薄情語也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蹋壁苦唫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駑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眷眷焉

宛似歌引

原博之與楊郎善也起于手語色授相得於吳
舸杯酒間酒罷席茵菀陌低板輕喉翦水酣唱
已而啷啷附耳者久之竟不知作何語今繹其
詞意蓋語此後及期如楊楊嬾容素琴以竢共
載橫塘留三日辭去曰相與之私何厭久長然
泥塵委質搖艇月中當在何時周感其言許荷
衣一解即金屋置君楊謝曰願得一言以券乃
爲是歌備寫其初終合離之況云

打棗竿小引

街市歌頭耳何煩手爲編緝更付善梓若欲不
朽者可謂童癡吾亦素作此興嘗爲琵琶娼陸
蘭卿集二百餘首間用改竄不謂猶龍已蚤爲
之掌錄甚富點綴甚工而蘭卿所得者可廢去
已蓋吾與猶龍俱有童癡更多情種情多而寡
緣魚曰無牢愁東風吹夢歌眼泣衣吾兩人大
略相類此歌大半牢愁語聊以是爲佑客樂每
一宛唱便如歸風　半時潤絕者恍然面對
天下多情寧獨吾兩　手如以春蛙秋蟬聽之

而笑爲蚩鄙

巴歌擢歌咏

詩料至矣名是豈在歌也

蚩鄙矣歌不足傳以情傳

歌吳歈歌或入琴箋或供

題跋

題日方越吟卷

千里命駕或芬月也興盡輒止畢竟興淺何言

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里情所同者風月耳

灘壑流逆山深雲凍新兒在室游子思歸風透

紫蕉爐寒穠帳其睡中來乎當亦奇夢非夢矣

吾以爲夢也蘭塘棹弄因奇夢而有奇吟以奇

吟紀奇夢夢破而吟杳司香送果者亦懷而去

乎月落潮平是去時誰作此斷腸語又惡得不

以爲夢

題畫卷後

友人題劉先生畫卷示予乃畫唐人成句凡唐句有即景賦景有借景賦意芳陂玉澤雲樹烟山快風涼月景也中有遠情不可言而言于言外意也意可畫乎予每披一圖恍然以爲是詩徐復按圖求句反不相類嗟乎神手矣句中所有畫無有句所無有畫有之不傳景而傳意神手矣

自娛集卷之九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祭文

祭張幼于先生文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復稱忘年綸何人哉而遝與忘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閭里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里人哉

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人數丁相與集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爲生平交也而曰曾未獲一識面噫此可見公之爲人不當於奇不奇間求矣

祭黃麗江　代歸郎子

時女夷之司景兮公獨罹霜秋之玄月覽翳鬱於修岡兮風淒黲而傷切聽華亭之鶴唳兮度蒼山而聲咽撫長劒而興嗟兮緬懷公之遺烈生得五英之秀穎兮礴山川而滃蕩攄才采以紛綸兮擅斯文之龍象甫弱冠以登朝兮聲馺舉而雲上紀歷仕於中外兮賁瑤琨以篠蕩普彥謙之惠化兮醉彼民以春風兩珥筆以升闕兮肅桓典之豹驄及左馭以前驅兮有潘尼之靖共秉操目爲清卿兮抵宦成以無營有偉人之卓度兮器沉泫而莫測進鞭雷以駭電兮退

潛虬而泯迹辭曰月而耕煙兮讀怪書以消寂
集玄圃之長蓀兮採南國之蘭茁羨絳趺而朱
蓼兮何蓋蓋而薰香奮摩天之羽翰兮竊上府
之球瑯寧獨貽謀以大門兮尤且危扶而義匡
爲我暴之岸嵕兮伏塊壘於谿窮伶仃藉以獲
蔭兮感澤及於枯骨每廿食而三祝兮胡舍我
而奄忽雖形化而神存兮望金鑣而莫即謹致
辭以嗚痛兮淚與情以無極

祭何鳳老

於惟我翁右貌樸心和於春靄朗於雲洽高情
霧薄篤義淵深丘山一諾重於千金緝柳編蒲
少有書淫秋風不利困于青衿遂遊國學俄厠
宦林然而仕宦實非素襟貳宰仁和琅然鳴琴
仁和之衆沐其膏霖參軍南粤骨益嶷峯清白
自愛上僚所欽遷客散吏鮮不牟侵世尚容我
孰肯投簪翁乃灑然懸輿高吟卓哉古賢廼得
于今菟裘自樂庭柯蕭參秋花貢妍春禽送音
兒孫衆多顧以自歆兒孫遭遇聽其浮沉翁之

仲子爲國之琛始分研席既結姻紝私爲翁喜
寵命將臨胡爲遽逝邈不可尋先輩凋盡痛極
而喑聊薦短章用將菲悱

奠宋翁

吾儕與翁子汝章同研席因與其兄弟金爲垂
髫交即最後者亦不下數年而翁未嘗不撫而
厚期之乃迄于今懷刺敝矣錐囊無恙豈翁之
心哉吾儕亦竊有以期翁者則汝章一朝摩天
去被綠雲衣集雕輿之侶爲翁寫千秋尊也嗟
乎某等詘筓餘年猶不惜蜿蜒壁上枯其身以
副翁之期而所以期翁者翁遽望望然不少顧
邪翁性温晌和霽開豁涵塵襍而靜躬奇美而
恬操纖儉而雅際有無多寡而寬大過人徵貴
徵賤伍競巧之場而養疎拙吳趨薄俗閭市尤
甚而穆然有遠古風如寒塘老榦樹之穢塗的
皪固在也汝章諸賢復競出箭箑畏佳以演其
盛翁曰謂連理何獨俯此繁森也遂翦一枝續
棠棣之後是即吾汝章汝章事翁不以是故小

戚二賢此其無窮之心期以富貴翁者豈反出
吾儕之所期翁者下哉學不汝章而尊榮其親
壽逾翁而食子之報世復不少而獨靳於翁茫
茫蒼天胡以問之素挾良金寧終歌玉席帽有
日離去獨奈何無以解生前之顏而僅得儆有
子于地下也豈所以爲翁期者乎

祭傅子晉代

嗟乎子晉翩翩玉人年少勇修孝友特聞時耒
總角登高四驚才名鬱起雙掌蜕文挺之有兒
咄咄琪琚撫爾器愛曰吾家駒吾子何人竊附
尻輿意氣相許文章夾礪寧直姻婭兄之與弟
猶夫若翁與我交締嗟我兩人共期白首爾輩
定交甫離杵臼瞬息幽冥負此良友才情何在
幻結蒼煙彩毫繡腸散作芊眠邈矣高誼還付
雲天嗟乎子晉鋟鱗摧羽生也何來長白山主
死也何歸修文紫府空羣神駿歿亦權奇悲哉
若翁何以自怡繁英森森剪其長枝繞膝二華
一歸芦蘆　矧有翁孤呼母而父覩彼燕樓凄風

黠度謂而躁薄性質温只謂而神齋玉光豐起
反復靜思而無天理豈其芳名鬼神所忌劒光
永埋文星已墜四方之英悲歌聚涕余奚若人
曷勝痛邑有淚可枯情其何極灑酒爲文吾子
與側

祭楊培之

嗚呼楊子白晳少年白晳不難子才則仙我之
與子若兄與弟（弟上聲）偶一對面躍然而喜言語色
笑忘其所以人皆謂子尚有稚氣子非稚也以
世爲戲且戲且厭并世亦棄人孰非戲子戲獨
短雪泥宛然飛鴻則遠嗚呼楊子泡影夢幻白
雲去來虛風聚散痛子腸裂欲狂欲死雖不能
死病狂不已狂與稚較大約相屬子稚我狂如
笑如哭狂發之中楊子在目

祭歸爾昌

嗟乎子於爾昌誼屬傅肺故爾昌死造其堂而
悲者如市蓋悲死者之宵然而吾獨悲生者之
莫倚顧此瞿瞿失怙藐諸孱齡髽髻而毀容不

三十而崩城是亍之何人而寧不傷情傷我情
惜爾死少秀顛而稱偞偞偞感以凌翔之器相屬
許而卒不能天實與之痼疾而摧其羽形則痼
神則智六年以來唯臥而治靡不關掌而籌計
瞰室之鬼宵媚之狐斂容而避吁嗟乎傷情參
華搆堂一人柱撐丈夫所難而以遺榛笄之婦
苦塊之孤何以充能生者躬儉而操瑟不如死
者之蘭膏而鼎食生者勤斫而若夕不如死者
之高臥而指畫是亍之所泫然悲而當亦死者
之所嗛咽而咄唶箴銘之壽不可延陶白之積
不數傳幸有子其翩翩美頭角其軒軒撫帷牆
而喪所天可以俯膝下而娛未盡之年惜餘年
之莫度不若和膽而勤爲助慨奉匜之惘然不
若易書而嚴爲詰孝子懷親而永慕不若規行
而矩步大宗祊兮有人用起泉臺於不暮

祭申晦之

某年月日晦之卒結衾蓋冠棺卽人世者及月
于茲矣姻弟某以庶果清酤造寢門而哭之於

乎晦之竟沒耶余季女弟甫悲獨旦姊氏嘗憐而憫之而亦踵而罹此凶邪言思爲位之哭不越月而再舉吾生寧已而堪此里中舉高貲巨藏輒首歸金門鼎貴輒首申謂一氏二女肩齊而得所歸矣孰謂孤負薪鹽井之婦所未嘗之苦情亦肩齊而受之乎然而姊氏枝甚已子昆衆多撫諸弱孤而需之有成筋力易銷肩政未息也白髮尊姑晚晚而負建鼓代子爲色養者豈宜複重之以戚吞淚而進之桑脆以貽死者安

也又所極難晦之才華重於士林元龍氣橫中原簪筆掉頭可竢爲其內者不能無匹貴之想而芸牘風牀聲華草露復何以爲情晦之士之賢者也才健而行廉質慧而文愛雅嗜讀書學日積孝友篤隆家日稔趨步繩尺信義以與友日譽高誼不減杜季德日聞飲然虛懷目不見華軒貌冕之貴而醇謹善下衆日附性質闇素無所異好門故無雜賓志不在封殖旬修月會之事多所弗屑家故無紀綱之輩天無親善是

親種德如是將邀天之寵寧有既而竟沒邪人
生至死眞性具見晦之將貝含家人固請其遺
言乃一無有而唯命名其幼子益信其磊落寡
營垂死而胸中無物廓然獨見其大棄去人間
直猶影蛻泡化可謂識理而通于命者矣而亦
動情于生者之無依仰天夢夢踴地而無從者
乎天奪其壽不能奪其後靳于其身不復靳于
其子孫晦之良可無憾而余所不能解于蒼蒼
者獨修短榮戚無私厚薄迺亡棲失浪之悲竝
與我二婺是果有知而然無知而然所欲叩玄
閽而問者也重泉杳然文縮而情永於乎亦少
鑒之

祭薛雲舉

予從已亥秋見子之文而驚歎爲清才也迺因
子之友納交于子子不謂一知聞而開心寫意如
雅故也子得不可爲之疾久矣卽子之友亦每
歎非到頭之交而寻弗忍信及將入白門探子
肥瘦則重衾之外察察可骨而數也握手言別

涕沾翰衣子因視手曰從今一分不可復攜矣舟已隱而脰未悁豐猿送聲青山答響無非子也此江濱洲島之神之所鑒乎初入都即寄言歸風問子之飲食子猶得感予意而增悲也不數日復有遺問而子已不活矣子生也月而孤子之母三年懷之十六年撫且教之迄于今而所望于子者無不至也善文者必達理達理者通于命子固不以死生壽夭責于天而子之母則不能不以死生壽夭責于子是二十年以來

子之母不幸而壽不幸而有子也嗚呼惜哉

祭陸冲宇

申詳哭言思而爲位非禮也吾故不能爲位而奠君以生黍遂白其衣冠爲之經而脫絲屨造君之廬哭君于寢門之外恨不能披君之幄即君之楯哭罷阼而降見君之子長而杖哀莫能狀少子甫三齡亦隨瞿而若望君之內人榛笄而跋容情欲死而聲喪吾不覺泫然再哭女子寄父母而嫁爲歸君之內人歸君三十年日望

君膺寵而蓬輝且白首而齊眉今也何爲空付
之夢回徹予煢煢誰爲怙長而讀書誰爲詁天
下寧幾魯九子之母而師柳仲郢之母而父人
皆笑君之文爲庸材爲散材應淪落乎厥埃不
知世上之材何必不庸不散而後躋乎雲階則
君之不遇實可哀望君如懵懵即君也冲冲若
嬰兒之未童世盡如君吾復覩夫羲皇以上之
風胡爲乎遭天之不仁而備諸人間之五窮且
不盈五十而云終

逢祭宓子章

驪駒一歌如絕天雨更不復上離岫雲更不復
還榆火葭灰已十新七變而款款私衷弗能自
白每欲即死以白于子或子即死以鑒予衷予
不能死而花月之軀豈堪此磨折計死久矣迺
夢與子風前相對倉忙閃忽不數言而辭去數
言且不及其所遭嗟乎子謂我悒情者何以入
予夢入予夢則鑒予衷矣鑒予而來探胡不告
我死所也

祭若愚羽士

吁嗟若愚乞術回道人而姓亦呂戴熊鬚兮緑
之霞舉豈其鵞羣兮高玄皇人之爲侶方口兮
廣額聆清言兮蕭瑟風之質兮雲之骨松之令
兮烟之客塊然獨立兮無所友余神漫兮何幸
與紫府先生後先而左右余讀書方丈兮三年
一如夢子兮我以清泉妙香隱書怪牒而爲供
更分我以朝霞暮烟清風朗月對酒而相共神
清兮爲仙骨寒兮不永於人間君清而不寒宜

娭神而怡年胡爲乎捧玉清之鴻寶遽辭我跨
蛇而朝阿環吁嗟若愚聲璈璆而步虛怪丹臺
之早署兮從此人間絶傳夫太素之虎書導師
一去兮歸浮丘駕三千兮金衣遍十二兮玉樓
余墮塵壞兮望師不見空淚稠我欲鳴天鼓扣
天鐘擊天磬致君兮筵几祭君兮杯水君自有
玉爲醴金爲液奏洞簫而烹石髓遂祭君以辭
君其知兮其不知願君拱手相向朗吟洞庭之
濱而來歸君大嘯兮我婁傷願言懷兮雲路長

安得爲君之淨鼠每一月而三易腸

祭陳貞母

嗟乎古白甫九齡而失恃貞母未三十而崩城
竝人生大不幸哉乃竝見陳氏天何薄陳氏也
然予童年卽與知古白之事其大母者矣自與
共研席締因亞益熟察甘家而曰古白九齡以
來曷嘗一日無母哉非事大母也直善事母耳
嗟乎古白喪母幸有父若是而且得貞母爲大
母貞母喪夫子賴有子若是而又得古白爲之
孫何謂天之薄陳氏也迺若貞母靜好嚴正御
家有體鄉黨皆知之誠子以清白勿以苞苴汙
家人四方之人知之銷五十年春風夜月而霜
霣一操則旌揚之日天子知之矣而其也惡容
贅一喙乎

祭陳貞母代

婿人之德不令外聞孺人之德達之紫宸靜好
永儀四懿以成迺其緒餘不足爲稱三十素幬
兀然笑處不識寒熱不識風雨朝吟暮怨獨瞻

衡宇自此青髮逮于齒齯天子曰嘻異哉凡嫗人德以儀以範迺彼厥德迺聖迺善凡嫗人德有家克閑迺彼厥德世風以贊褒之嘉之四方爾勸孺人令子壯仕數年望壓僚友橐無一錢百姓曰賢歸德孺人孺人嗚咽曰我何能天厄我命復鑒我貞酬我是子慰我亡人孺人之賢永烈千秋僅一令子詎足爲酬所以有孫海內名流孝友特聞好古勇修文章鳳麟望者辟跡今日璠璵他年鼎石天子曰嘻異哉伊誰之後有此英物褒之嘉之揚爾父未報之績重光爾貞母之德用起爾五十年九原天者之色

祭王宜人代

郡君嫂氏毓德溫溫京陵之秀東海之刑處麗而淡不飾華簪貴而善下敬共特聞兄有書落蒲編柳緝嫂實最之象先是責兄篤友誼蠲金澤骨嫂實成之相勸以德兄莅關權節稱素絲門市心水牙耳懷茲昔樂羊子清風可思其妻同志嫂亦如之兄宦承天寺人落膽萬尸氣伸

孤忠罪免兒女續指桀人氣戚誰非嫂氏大義
勸勉追唯文恪制馭權瑞兄倣厥躅祖烈彌光
凡我氏族藉以令芳因推嫂氏克賛斯煌凡子
復賢玉瓚黃琉才氣橫絕舉舉上輸羽毛既滿
竢以風秋孰非嫂氏和膽貽謀自媿鴒原飛伏
庭徑喬樹扶疎畢枝獲蔭友愛如兄心藏首隕
誰其夾扶亦嫂之令慚我室人靡善足數嫂之
愛之如兄愛我豈曰嫻睦直以鞠撫丹悾負暄
犬馬安補立凡與拜唯祝靈長胡天弗仁嗟女

爲殃音寂玉琴香銷翠裳方頌西池回車北邙
雲璈引去我腸寸裂化者含笑我淚成血生死
岐途中道棄絕仰面呼天嗚嗚悲咽

祭陳嫂

傷哉陳嫂出自故家作嬪于陳婉靜柔嘉嫺德
咸具可稱聖娃吾友仲子清修令婷嫂之輔之
芳辣齊葩輔以業儒藉若弗嗟髮髻晨糜龜手
夜麻仲有傲骨耻傳炎華是以既宦蕭然素衖
嫂亦甘之含辛倍加一生淑嫕中閫靡瑕半世

悠悠名榮實賒庶幾有竢時發春遵無何茗菌
中道零些曲歌暮雨景散朝霞衣簪香冷良玉
沉沙弱女嬌兒咏蓼啼花咄嗟膝下痛母呼爺
春蘭及時霜殺丹芽茗海方脫風墮檣牙夫子
既貴糟糠棄遐孰無壽夭樂苦爭差傷哉尚饗

有以子祭父者代爲之文

翁死二年翁之子思翁而采文于予欲曲狀其
恩翁之情以達其飲痛不已之意予曰子奚以
久而愈痛也翁之子曰吾亦不自知其奚以然
予曰子且不知予惡能知之且爲子狀之而悉
之於文也雖然人情不相遠試槩以常情爲翁
之子狀焉而翁試聽之昊天無可報稱雖曲意
順親亦何處非逆天之罪何歿而無終天之恨
然果能善事之使親生前得有子之樂則雖歿
而飲痛亦可差慰萬一其不能善事者人謂生
前若此何望其身後之哀吾謂不然儻有前知
者執其人而告之曰爾親當以某日死則未有
不蘧然心動勉力事之以終其天年者矣獨親

杖屨無恙時莫觸其痛心視其親如無死期者而一旦死便章狂懊悔摧胸呼天欲求生前一刻雖千金莫買眞有欲生不能欲死無地者予誠不知翁之生前翁之子何以事翁儻善事而猶抱痛不忘眞不讓曾閔而苟其不能則其痛翁也殆眞有欲死無地者而翁少鑒焉

爲張皆可祖奠

嗚呼痛哉自父生我倘官蘄辛迺生若其昬如無生憶我稚齡孱羸多疾父之護之如卵斯翼及父疾也寧如萬一我生差長導我明師學之無成寔荒于嬉甫喪吾母家故藤糾時某老大莫分父憂生平勞瘁生爲兒曹兒曹既立親顏已凋嗚呼痛哉生于辛丑卒于癸卯六十有三差已不天父雖不天揚眉日少太嶽中崩北庭日實感彼赤烏自媿自憤風樹徒悲蓼莪空詠嗚呼痛哉父目可瞑生者何倚魂氣則靈音容已矣三酹椒漿一生父子

奠沈文元　有序

謔子小沈曾爲賞心之晤且手語相訂
有玄髮歡無白首歎（歎平聲）后讀書山塢不
通殷勤一日過陸處士叩及此童陸曰
死且歸窀堵矣雙淚流霰不能一箸卽
復還山輒夢竚立几側短衫螺髻自言
可憐卽醒時亦恍忽顚倒膈間若有物
繫繫迺于某日晨起乘奴子未覺將杯
水奠之花下有文
嗟夫小沈英姿秀穎一醉不還一夢不醒膏髮
蕭銷珠喉冷白雲斷巖金瓶絕綆塋玉窅泉
埋香焰井砌咽春波花墨蝶粉牕月懸愁歸禽
弔枕狐兎塵封鵁鶄圖屏舍我歸冥我懷耿耿
幻魂蕭騷夢魂纏綿誓與子盟腹心腸腎子與
我俱生立行寢脫欲離子如欲離影影有時離
除是身隕存亡易心忍與不忍

祭胡一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
棋而言繭繭若居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

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即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媼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即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即氣絕嗟乎幼于即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鬣以車馬樂鶩以鍾鼓何大不倫而迺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穠桃死得事寇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于碧山紫煙之閒復何憾矣

祭半齒有序

爲齒蟲齧齒去半齒埋之王園梅花下因摘花祭之淚而告曰三十年苦辛爾噤之二十年酸味爾嚼之千萬解愁慘爾嚙而恐之徒有飲聲不識笑口爾固賤骨也賤愈可憐賤莫如馬馬骨猶埋矧爾乎卜花下少人行處埋爾憐爾以花本覆二瓣以花辦沁爾以花露護爾以花

神蚓窟爲谷蟻穴爲堂草甫爲芳醪蜂
蝶爲死友使寒微斥骨雖賤能香復憶
來生母墮業軀也

憶維吾生三十有幾此日何日齒落之始毛骨
無恙半齒已死人間烟火爾先獲洗言語凶咎
爾先謝委吾本滋毒七神所忌半達舌者俾先
脫穢半近舌者墮業未已若有深意微示衆齒
半雖未已方衆則通零丁搓動旋將繼此誰料
一齒痊之二地況本分者是惡足倚

祭桃影有序

園南有桃二株左臨小池右倚齋牕憩憩四野闃有人跡迺常揖憩日
外即莽蒼四野闃有人跡迺常揖憩日
對桃影就桃相影就影闢憩南齋之勝
半在此憩也戊申之水爲禍竹木南園
雙梧園南二桃相踵而甍予業有文祭
雙梧矣桃影之功不減梧葉復有祭桃
影文
自我得爾凫暮對向爾亦親我案几依倚分裂

醅炎遍引清廳宛弄旖旎拂掃塵障動無風聲
因風以颺可瘦可長時偃時仰（仰去聲）月高爾低月
下爾上愛不可摘畫不能狀收去迴波送來翻
浪伴我孤寂形影相孳（又低回相望）示我至理容色
一相蝶舞朦朧鳥飛想像蟬吟掩隱蜂蜜鬬撞
爭妍助幽皆爾之貺覩屬之況慰懇設常關輩濕書幌有時
而開清移幃帳誦讀寢處賴無俗貺賢瘦猶可
醫俗難量方與爾盟升恒莫忘（忘去聲）無何天災佳
樹爲障雙梧已死爾寧無恙樹順葉凋枝亡影
喪月冷風淒鷺悲蝶悵猛雨破紙烈日肆炕爾
已歸虛我心則悵顧彼齋牕愈增憤愴遂廢此
齋并歸消蕩長洲者未有進之江公者也吏不

挽

挽江進之

嗟乎指屈吏長洲者未有進之江公者也吏不賢不無悅之者吏甚賢不無怒之者魚唯于邦之縉紳百姓多受其烏鳶之患而惡之寧面銕母魚唯將又不勝側目者簿書如山客車如錯几不能時饑飽何暇上館多士而士于是乎含胡有怨言異哉我公何術以各望其腹而紛紛之口舉曰能賢蓋公之寬仁豈弟如春風愛日

令人栩栩也公既去鄧侯爲政公郵傳每至必
以扶植士民爲勸勉眞不減嚴潁川去潁川之
心嗟乎公德于長洲長洲隕首不忘長洲何德
于公而惓惓若是鄧侯之治大要祖公遺法而
佩公最勉所活不多遜公于是長洲之民謂江
公雖去猶儼然冕藻而臨撫吾儕而哺護也而
公竟逝耶公記五賢祠有云安知五賢不驂鸞
馭虬翛然把袂于其上蓋公文采風流實類五
賢故寤寐神游生死交得俎豆其間當不辨今
古五賢如眉山先生非滋吳者其行館耳公猶
謂翛然常在而況六年以來敎化所留精神所
寄生前所既去而惓惓者遽視爲飛鴻之雪望
望不首回耶某于公不減門下士意者德而私
公不足邀公之聆問長洲諸士及薦紳鄉民悲
歌聚涕甚有不趨如某者嗟乎公逝矣宰茲土
者能盡如鄧侯治公豈弟之政無有替則公之
滋長洲也殆歷世如一日豈特去後之惓惓而
又豈特驂鸞馭虬與五賢抳袂于行樂之地而

詩

詠雙梧有序

南園庭中二梧梧以水死主人其設酒脯祭而別之春羙秋榦誰諧心契之交樽淚猿腸爲報情深之樹癡猶望起枯不復榮酣桃李是豈鳳條堪棲梧列吾南居兩柯交錯滿庭扶踈人坐亦非帝種南圃既無遺秀東君固有餘思是有詠文雙雙椅梧

其下苦不開虛每前翦其蘇翦爲薪芻南居多木
寧唯爾與然而唯爾近我坐隅鬻歌蟬吟有功
讀書破碎烈日弄風南徐如是以來二十年餘
天灾流行江南滁沮天非殃我我亦受痛天非
殺爾爾亦命徂嗟爾生前剪除煩紆煩紆旣去
蕭疎亦無良鳥嘐咽清風欵歔請無欵歔人世
遽廬寞廬同盡豈私吾居吾居復然況爾雙梧

傷小董浣 有序

小董浣已有屬矣十齡餘而死特爲文

傷之

爾曹中獨爾甚幼不堪使令甚蠢不解人意但
能撓背撫足犇走呼應而已我不能仁慈稍不
當意輒作聲如豺作面如虎從事我以來至于
今而低眉鞠之者少矣知爾今日即甚不仁必
不若是因爾而凡遇爾曹每以爲戒然爾獨何
罪乎爾之夫每惰驅使輒語之曰汝妻死能善
事我我更妻之嗟乎我何其忘情于爾而且使
爾之夫忘情于爾也哉

哭顧二丈死

人忽生想夜即夢遇想之不已并夢亦去所以
卿死杳無問耗且無神驚夜無鬼告嗟乎即告
斷不虞此人死疾病卿死乃爾卿死三月猶望
後期得卿之變不知所之寤寐恍忽至此始夢
嗟乎至此夢亦何用卿骨已柴我腸則裂卿肉
已灰我淚亦血天若有知殺卿何心天若無知
何獨殺卿不及其妹不及其姊他無有及益惜
卿死嗟乎人死抱屍而悼卿死奈何望塵而予

應奎死感泣不已而有是文　有序

子起家小青也起每一探予非奎不遣
遂風雨寒暑不絕于塗後予從石城歸
月餘起不通一聞問竊心疑之求其故
而奎已死矣蓋起重有所感亦深會予
衷不復他遣寧罷往來以志不忘
吾子執衣侍吾子起省眼顏色宛一處子不爲
取憐翩兮璅尾衣止布素灼灼青綺子起探予
必以屬子困病不輟子亦樂此久遠相習可以

辨履聞戶外聲跫然而喜稍爲款言袖出雙鯉
言止卽退退立屏几偶有顧問垂頭靡委子起
視予不啻兄弟以主之故無敢目指詬無勤斯
願言輒已會予遠行從別吾子予行子病予還
譬子母環宛轉相倚倚拆之復合如露荷水中所
思存言弗能凝生死雖岐寸心可矢

哭宋伯醇

死者常耳卽稚年亦常耳若子之死則異矣
予在南中得子之變驚絕倒地口咽不能出一
語神清而骨寒者秀頴不祿躁露儓薄則猶殘
神氣而中道零反復而求子之天理無有也固
知非降年不永蛇鼠相迫而瓶雀去也管公明
四十九而卒歎曰天予我才靳我壽不及見子
娶也不及子娶猶以爲恨況身爲人子未娶而
亡也哉房琯前身永禪師歐陽仲純死爲長白
山主來非無因去非無故誠不足爲子惜所不
能知者子爲長者之後長者之後如子而子且

如是死也

疏

募脩觀橋疏

玄妙觀觀橋圮廢不可行有僧某緣重修予爲之疏蓋此觀當城堵中央茲橋素居人絡繹告天祝聖禱雨祈暘實爲福地浮梁不比花堤野渡前此摩肩共乘永爲便矣廢則袖手坐視可自安乎願分半索之藏共假四方之便莫謂利溥於人何用德自己出當思福有所本勿難善與人同或仔肩夏馭乍驚取道之迂或濕淖

宵行均歎絕津之苦人多望濟衆實可圖一爲
唱伯爲賡士民爲之全勝結筏歌於塗休於市
縉紳願者奚翅解驂孰云善小可以不爲吾謂
惠鮮期於當厄況何物沙彌甘廢饑飡困眠而
廣求施主吾儕舍利寧忘結跏脩土以普濟衆
生日望功成幸同心懽
經言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嗅作精魂小果人天
霎時迷譴茲法僧其一襲道衣中藏明鏡臺五

講楞嚴募疏

輪法指顯出菩提樹潑水淨瓶普施惠雨點空
藤杖遐振玄風叅透眞乘六宗講明楞嚴三昧
設大法藥將聖道祛外道聽秘密藏卽鈍根易
上根吹散世上空花發盡鬼家活計眼前優曇
種言下甘露門人人與汝安心竟能提盧鬼超
昇箇箇還他廣化身勝繪楞伽變相有相宗無
相宗採藥作舟直通性海卽此用離此用聞香
登岸立斷情河猛覺生時共帶來還教靜裏尋
思去但法案通宵香火佛堂滿座經文僧寮無

算可勝食蕨炊松行者若干如許刈蘭薪桂凡
茲衆費實藉檀那講者若敲骨取髓勿謂談空
助者如刺血濟饑深於護法聊書疏引廣結機
緣

立禪募造疏

某謹疏羅筏登於苦行福田種自因心繇苦得
甘從因證果某遠方布衲荷擔而來隘宇檀那
築龕自寄面北三年南與東西瞑然罔見身住
寸地行及坐臥久矣若忘願假歲月焚脩刱立
莊嚴法相奈一本豈能成厦瀋覛可以得淵累
世塵劫消於佛宇一然燈應念德緣分爾金雞
一粒粟禮師而法墮雨花共得無方智果貯衆
而惠分鉢水並稱有髮僧伽少者壯壯者老一
善可以永年十傳百傳千衆心可以共濟願
註金穀之數事覩棟宇之成

若光難來嶽祭至祖
經管禁目幛外烝青
如總風契諸子攻若
分月漾夏據所同志
此堂堂在鄧斛余十
前四宜堂竹樹都
罹罪乞早開
主人
年先餌步子是山光依
幽尋降訪清整詩地通得
日互相策彝帟連集比夢
紹緣余則不能遠覩高時
自埋來嶽祭至祖昏日與

爭持快遊美瞬講脩生理問震旦事瓶花香雨
一爐一偈此堂之南竹木爲祟碧虛鏡湖蒙以
翳翳縉霄緗嵐驅遠側避余命童子設漿以祭
既誄以文利其斧鑽血移難首爰及偏裨當乃
齡然而生朗氣紫磨素雲襍來貢異曙影張屏
堊痁堂左簃勞姑且勿刈以籠漁洋使堊破碎
守此堂者瞋目而視余問曷故僕且下涕曰吾
主人屬吾掌寄一蕤一枝皆有數計君悉翦除
我將獲戾余曰勿恐爾且寬慰所伐無多所償
億倍頃三萬六峰七十二齊入此堂皆吾所賜
僕曰雖然非主人意請君數言楊此堂內主人
見之白我之罪予應曰可乃爲是記

讚

張元長像讚　有序

元長雙盲矣未盲時人勸其力養目疾元長曰吾雅不惡盲亦命應爾矣吾聽其盲君亦聽吾盲耳風流才采超韻越俗眞可謂半天朱霞人與之相對須頃便如坐蘭薰雪白中肺腑皆清涼行樂極其灑然之韻當風而笑倚松而立小緜執衣於其後

斯翁也家婁東性無營好坡公俠骨之雄吾士之鋒文家之龍類與坡同眼也朦朧世其眼空箕踞長松殆亦自眼看他之意而過其風惜其耳之未聾如其聾吾許其目明而耳聰執衣童美姿容善事翁翁名之曰小緜而可以想見其多風且亦可以知翁

劉周巖行樂小像讚

斯何人哉似溫而栗處囂而寂於象顧顧音祈於神抑抑樂山水嗜文筆樽有金膏爐有太乙爾品也眞長爾術也彥伯豈一至之偏長實儉年之良穫物外氷稜雲中鶴白如飲醇醪令人醉心如噉哀梨解我蒸食我將插瓶花立水石常對爾於端居室

章右之先生像贊

厥德充充厥相融融煙霞之致邁軸之風臨世濯足隱居息躬安梁鴈之久儻甘顏巷之屢空不餙華腴不侮顯蒙世業貽安效鹿門之龐老遺金不顧似羊裘之甄翁廉隅不設儉小能容

量已及物惟始慎終是爲章公

張氏族譜讚　并頌

大姓首張斯張復首譜牒雖新楹楣則舊風流
江左名聲漢右有傳於書有傳於口有弗比肩
才情抖擻有弗父行呼弗小友內如伯起詞源
談藪快讀幼于生死無耦傷矣仲防將祿弗受
千仞悲夫駿骨誰售是於先輩弗復何咎最不
忍觀斯譜之後歷弗交知難悉某某然弗所交
十失其九庶幾先子臨風歌缶輒歌伊人半譜
所有誰賢而貴空霄龍吼誰貴而隱筆牀茶臼
誰隱而才胸羅八斗誰才而俠千金敝帚誰俠
而貧典衣貰酒誰貧而學編蒲緝柳誰學而亢
閉園扃牖誰亢而年綠瞳而耆誰年而德鳳耆
麟麥誰德而風蓮塘蕙畹集茲所聞諸賢如覩
載合斯譜全觀洞剖點綴琅琅鬚眉糾糾九原
頓作子孫襲守羨我原美別未卯酉忽爾一見
成此不朽惜不朽事命弗序後世好實弗繪材
則醜痛弗先子譜中人久使令而在叙屬其手

必有可觀爲茲譜壽

侯雙小照讚

景升示予一小照曰是誰之龐予曰嗟乎此其侯雙宛乎其態之妍色之芳再視之如有喘息再視之襜褕欲颺再視之目睛時一轉動再視之如浮如凝微聞幽香再視之如含胡欲有語再視之若易喜顏而生勞傷是何照之怪常也意予相憶云藏觸於照而神自將乎屋乎雙郎雲山蓼水淼沵矣魂氣不可

傳

先大夫別傳有小序

凡不文者於詞賦篹述無一而可若叙其親政不宜文故不文者獨宜於叙其

親

先大夫諱字別號人品政績文章則張伯起狀徐公望銘詳矣而更有碎事未盡其平生固兩君子所匿焉以爲不足教者也男綸曰丈夫何事不可告人迺爲所匿故載百拜而爲別傳大

夫一生讎貨利不讎酒色讎令之道學不讎古之狂肆意氣顏色每以偃蹇畏於人實無輕眇儕俗之意人卒諒之故怨希也少年嘗曰吾爲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爲官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寧姓名爛不入官衙後每對後學及僚友輒舉以相戒計所好馬牙香圍綦花竹酒腐朋友鳥研故人搬戲詩畫童子供具不喜豐麗冠履衣服以殷敝短素爲適或云俞公在山即山人在里即里人在野即野人在官絕非官人也丙戌推校士力辭免曰收門生甚好但妨我幾日嘯歌綸少時有衙役呼以公子大夫怒曰凡麤麤暴之性加人必呼爲太監牲牛性公子性等之太監與牛辱吾兒甚矣里中有高四以大辟下獄適同甲戌榜李公任長洲力救出高大怪何以得此於大夫即頭稱謝曰願來生作犬馬相報大夫曰犬馬之力報効幾何來生之期渺茫尤甚某童與汝相識此便是報地耳

一　來吳舸過閶河爲他舟觸折艦楫同舟某

索償三金會大夫醉臥頃知之命巫反金問索
時曾道我耶曰道曰然且頫首以授殊慙素未
孚於衆也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主無
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厠中竢其出後主
人稍覺迺邀飲竟留三日主人曰不謂傾蓋之
使來別大夫大夫以友人子託之吾母促綸當
知頓成如蘭之臭大夫曰恨如蘭之臭從厠中
亟歸就童子試大夫曰吾曾託以友人子矣此
來耳備兵建南立台柯公素交好柯命應天學

子年已長吾子尚少且當使自勵不應藉此後
二年綸隨母扶姊櫬歸柯公尚在得入庠蓋有
轉聞於柯者而非大夫心也大夫與一妓善後
有讌大夫者更召一妓侍飲異日其與善者邂
迓生公石數呼之弗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
即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
如其言至妓破顏而止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
觀瞻曰觀瞻吾不惜恨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亦
以此法難我耳有通家子某小飲書室大夫偶

出某啟其櫃匿一金鑿絡將入聞鎖鑰聲知必
私啟櫃也反卻步避之頃復飲盡歡宦閩時一
縣令饋武夷茶數甌明日發之皆黃金亟召令
歸之笞其吏笑謂令曰黃金誠佳還不如茗請
易來大夫性喜謔然綸平時進見必使童子豫
報整冠履端語言而見之劇暑亦然見唯以舉
子業及古今人物取次勸勉絕不及家人生產
坐中或有俗客及道鄙瑣事者必目綸徑出嘗
曰男兒長後由小若俗氣一入終作廢人可不
畏哉至議人短長發人隱私尤生平嚙齒痛禁
雖極謔中或大醉時或素所心鄙或有事蹟敗
著爲衆棄者亦絕無一字犯所禁有一布衣必
以儒幘作弔賀偶自言曰吾家科名政未有期
昨夢始祖以秀才巾子數十散我族人必盡此
而後有科名起家者大夫笑曰科名速矣族人
盡如君數十立罄耳茂苑文氏皆聰頴尤工書
獨一人亦諸生文與書竝拙遇歲試大夫力勸
勿往驚問何故迺曰以衡山書書子之文定居

黜等卽王守溪文而子書之亦是黜等一秀才不能受兩黜必加子以罪名矣嘗自懺曰吾縣來止此兩惡謔他無有也丙戌仕長安有鄉人邀飲醉後大譁某九列也居密飲所患疾使人請勿譁大夫曰爾患疾吾亦患酒狂再請大夫置不聞也及從閩遷某適撫閩疏劾曰聊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大夫拍案笑曰可謂知已但云聊有不無遺憾其言絕無則感之矣遂解組歸民皆臥轍百里不及聚涕號呼大夫亦重悽感因有歸田不是遺荅赤其奈當年喜畫龍之句閩中有兩衙前深器愛之携至粤粤歸二人不欲去携之歸久而習吳語不復能作閩音益愛之自戲曰此吾於閩人移風變習之德教也或問風土粤何如閩曰閩多美兒童粤皆轉矢蜣螂耳因自言吾不能自解者三平生不信佛而喜供大士最不服宋人而喜學長公官二十年了不得趣而深得於閩居於鄉去城二十里許牓其門曰敝刺不入公門蹇足不至城

市歸林歲餘問之市民多有不知大夫之歸林
者有田家樂漁家樂樵家樂數章以寄意曰吾
聊學王摩詰輞川諸詠第無唱詶安得從地下
於故人中覓一裴茂才乎又言吾於此頗樂但
恐如其別輞川惆悵出松蘿也一時談笑語聞
者疑其不祥觀野史種花卉所與昕夕惟布素
時交冠蓋而幷厚者類不延接即門生故吏里
中同榜諸賢亦一切謝之不一通手答曰吾非
有意遠之但猶着衣啜酒豈所宜廢煩暑中病
酒後沾帶亦焦聞氣欲嘔耳有一言鳥親爲飲
食導之語鳥病卜當死晨起誦經禮大士以禳
之果愈搆小青衣數人每夜飲環坐嘯歌恒至
漏絕不輟諸童子有陶陶多語言有喧舞有憑
几夢去有枕大夫膝手撚其鬚大夫亦輒醉開
襟解髮婆娑攬攘其間如是三年而卒已亥春
綸之友人家見粤人士言及大夫惋悵無已曰
凡士民思其政治愛其風流知捐背無不欷歔
流涕至於今如一日因立廟摹遺像于小金山

蘇長公祠之左偏以風流儒雅云

凡妻去有死大夫祔于祔其讐大夫亦祔于祔開
惡有諂不絕焉童子有言宣聽有言宣聽之果僉耕小書永建入再敬聽坐聽敬至
貪墨之醜當永暴虐醜經大士以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尺牘

與郭履台

重感多情深慙薄倖唯此嬾骨不揜素心或可
見賞於年丈耳相商之事幸彼此親知可無終
訟恨弟行迫未覩成議眞一步一牽情也弟與
載夫直是夙世天倫非是今生交與敢云一貴
一賤却已一死一生若不自盡於當年何以相

逢於地下滿腔熱血多所幽懷所恨人微井救無補興言及此按劒茫然儻荷年丈素入寶山時結此方便局使周與年丈永切九泉之感弟與潘衛毋結千秋之讎全在此舉弟豈徒有胸者萬一潘兄因薄面而中止之則弟未盡之春秋尚可効他年之牛馬使人見德於生交易使人爲惠於亡友難而感之深淺因之矣萬惟垂慈力解其圍臨穎罷悤不宣

與吳

備承款曲過勞過費來而不往感愧不禁親家乃古心人不善爲時好然率直任性亦受侮之端不妨與里中稍與親睦每於未事之先甘受小虧毋待臨事泥補也弟見親家凡相與親友赤心者無多指屈唯張挺之兄不顧利害爲謀獨忠眞天下熱腸人也弟遠違左右一切家務無可相托唯此兄能以弟之心爲心以親家之事爲事相與朝夕不獨舉業可以相長且緩急可與相商弟得安心遠遊無煩挂意者全賴有

此豈唯來歲直當久處豈唯久處更當久敬人
人有心各懷知已之報特患無知已耳千萬留
意勿忘鄙言耑此奉懇不盡

與陸觀卿

初選時相知皆爲弟皺眉謂作縣甚難那做得
過今乃知並無難事亦並無別法唯日與門子
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呼徒拍笑而大治矣剛剛
湊着我長技至樂也若退堂時門子不在眼前
則唯閒坐一室想陸觀卿近來碁子可能略略

長否見了門子弟既得意想了觀卿碁子弟更
得意別來之況如是不敢不寄言慰凡遠念也
寄令兄無他語但改爲閒坐一室想陸元來近
酒量何如倘是寄令兄東矣老伯晚福益茂奉
懷之情滿胸而苦爲莊語寧失通問幸爲談及

與方孩未

幾个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腸斷勿斷
人腸以我輩人令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
奚以我輩爲矣弟扇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

語也唯兄知情惟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
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即以附去如新詩鳴咽不
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孫蘇門

夢想周原博無虛夜無虛刻也賴有子慎惠贈
停雲一帖帖有亡友手書數字又一小圖書記
乃原博病時倩寄弟匣中者今雖劇冗必携此
二種以出入每凡坐呆看不聞旁語願子慎只
以弟之思亡友者思其親只以弟之望猶子者
自爲望惟兄善勸勉之弟今猶然寒士以此得
不俗然一飽之報多所違心不獨於知已所欲
報者以歲莫爲期而子慎四十金尚欲緩至來
歲幸道鄙情感兄念兄一年如一日千里如面
對又非短簡可述

與尹慧生

兄窮乃益豪知有日送窮去目下則奈何天不
能愁兄而愁殺兄之知已空愁徒抱無乃以見
情愧負知已名耳弟恥爲罄折不奈牢籠輒於

禮法地故出狂態爲走別徑計而竟不見許於
上下以鐘鼓文繡樂聖聚鷄鼠駭而思逃且益縶苦
惱之況太淳略識之然但謂野鹿之性不堪拘
檢耳夫拘檢良苦而牽情處乃在故人故人而
翁冠時交者爲甚當聚首時平平耳一有別離
衷情無限情積而不能吐兄自喻之別後何處焚
脩幸兄作丈夫氣勿戀戀舊歡歡舊歡者誰與兄
同病相憐之密底也窮官無以爲贈聊以微物
佯絨毋罪寡情

與徐日方

兄去乎其夢乎聊說夢於越吟之顏可以留嘉
話可以續斷鼇風前三歎雲外孤期脈脈於此
臨書廢筆而寐希復有此夢也

與宋汝章

月映盆中天邊在手人映心坎千里在面如情
蹤之常靠聚首則人生離別更苦矣弟一入籠
籠欲脫而不得清夜靜思不禁狂笑本是極放
浪人乃爲此大煩惱事去春姚孟長臨別囑弟

云切勿嫌首蓿爲冷淡今始知弟之自愛不如
良友之愛我也御下不可無疑弟病處在不疑
然每與不必疑者過疑與世不可當激弟好處
在不激然反于不當激者過激非大無心機則
太用性氣與官之要訣恰相反明知前途必無
佳味只博得與知已相違是何筭計也夫仕宦
者人見之若在天上有一舊笑話云一人遇虎
躲在樹頭虎舐斷樹人落虎背虎負之而疾走
旁觀者相訝曰此是箇仙人其人云汝不知僊

人肚裏好苦也相別不久忽臨考矣考事一過
又臨塲矣兄且暫賈餘以決之意勿以且戰且
却當之據弟看兄斷非老於此者即終困豪傑
亦强至來秋以定行藏何如郎君非不進矣然
就此三作見其胸中當浮游而少沈摯今歲可
望八九倘弟可緩頰處不妨與太淳仲先相商
可便宜行事既行而示後報可耳窮官無以伴
緘惟有拙稿一集佳墨四笏寒酸可掬知兄能
諒

又

感兄情別惆悵淋漓他無留贈之言徵恨舟中
郎君不在使弟滿懷勉語不能面勗面勗亦無
他說總之功名固有數讀書亦甚難有志之士
苦無好筆端靈秀之士又苦無好緣法天與之
資父母與之閒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如
此而自廢何以子爲何以生爲矣

復崔連嶽

別後情味蕭蕭腦懷悶悶交知落落政務離離

心廣之死致生之事以活人一命作頌號千珠
無寶山一入此匊羞之獻在年丈固已行之矣
談卿爲不肖瓜葛方愛莫爲援乃又年丈犬馬
適天假之緣一莖腐草偎傍春谷溫風陽煦欣
受榮滋上之人左顧左重右顧右重無窮在年
丈一指顧間凡可垂情百惟推愛彼荷二天卽
弟仰再造也

與陳玉海

別兩周序尺素未將情篤而骨嬾知已之味固

自有眞耳去冬曾辱遠書雖無多語恍如晤言
別離之愁藉以差解弟兩年來無可悰懷之事
惟唐人傲吏閒齋困獨眠與朝看飛鳥暮飛還
二語稍與莫逆客車如蝟不問姓名拜跽如奴
視爲俳戲身在浪淘風簸中情在烟駕雲裝外
是可爲知已道耳弟人都不遠屈指晤期欣然
起舞凡貴省貴榜貴部諸公從北而南者鉛霜
未卸卽叩問起居皆言萬福深以爲慰終以未
達一函爲怏怏適有家兄便草數行代候儻以
遍家之好不惜一見寵藉無窮餘留面旣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款誼獨步百廻
渺焉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
紙嚼去蓋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
纔落筆而眞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
感年丈能愛吾書爲知已乃別來潑墨數升盡
歸椽曹兩廊架上與屋梁塵窣堵雨絮結爲團
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

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
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箋以當長安蕙
纏之贈恐費相思先因家兄道經之便以爲作
合之媒家兄名其倘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
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
別來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緘躍馬而北
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弟也春雲引思
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與徐大冶

落落睽違依依注戀千里同晤言三秋一彈指
心神綢繆夢寐勿替自得金玉之教萬千款愛
有逾天倫每對敝年伯余泗老臨風馳瞻各述
奉懷之情輒爲移晷奈奉懷雖殷病嬾疏候心
期良不在是卒亦無以自表茲啟敝姻家闕嘉
璉爲通州衛幕雖小吏而自愛雖風塵而古心
昔年嘗有恩於綸久懷報以無地長安多人未
易投肝膽者與其輕投於近交不如遠屬之知
已復天作奇緣有令弟立宇老先生以鼎望居

要地稍睇晒寒厓春噓鞠摩提携不能殫懇乃
托妻兄張涵吾袖八行代致翁臺以片言重而
逡巡躇躊實用自媿蓋綸之疎節曠禮如是而
往以妻兄相屬百荷垂情今復以敝姻求援尤
爲望蜀盡德竭歡殊非所以自處所恃以千古
情照亮于形骸外而均感之私則未易輕吐也
臨潁不勝慚恧不勝惓切外書扇頭近作并寒
儉之儀以伴緘統惟炤存

與徐大冶

言念如玉幾番腸斷弟素有一癖性凡一處注
存便萬事廢棄自西安受事以來終日閉門漫
不理事即或稍理梵如亂絲蓋爲注存年丈也

甲寅秋曾有一極長柬托一過客奉寄其中曲
致相思可當面談今并此過客忘其姓名而細
味來翰知已浮沉可恨也仙御逗吳昌多日弟
正百病相煎甚有性命之憂簿書高束筆研欲
焚且千里傳言有謂已還楚者有謂不久來西
安惠訪者有謂卜宅閶城久居者遂視咫尺之

書爲緩圖而孰意其皆誤也天涯久別恨不能
促義和之足及此冬春間可得一快晤兼晤錦
瑟樓人而弟命涼薄遭逢違願年兄再淹苕塊
初容漫卜刀鐶蕭索都門黯然無色去歲聞有
惠訪西安之興懸想楊以待乃有促至一詩片片
秋帆挂夕曛山深樹樹鳥呼羣多情唯有江灘
月未報來期日待君又有懷初容一詩相對香
齋綠正勻清歌送眼更愁人至今想起銜杯夜
猶帶長安二月春今人事多舛兩詩不靈不能
爲星媒月證便囑酔碎付濁流矣金元甫丈眞第
一流人物弟藉交契已註金蘭簿中晤元甫面
讀年兄書作初容想四人促膝邸中矣敬此慰
謝涵吾內兄再遭燹惑之災昔年燼餘今盡燼
矣報施善人蒼蒼何意可爲破屋而歎奈何

與王存韋

遠客頻年鄉思孔切跡疎修候心邇奉懷隨鳥
雲迷因風夢寄但鱗羽之途欲斷而嚶鳴之好
猶陳非照心如丈不能信也邇來丈之所處稍

勝屯年然知足之念聊以自娛而不足之形實
無毫補所藉後人不薄而郎君近況却復何如
以彼聰明絕人何不可就而骫髒天資屑越良
日問年不幼問業多荒弟嘗于家庭間與言記
性作性公烈過我違甚而放心知求力軌于正
潛神得趣銳意鑽思則我過之是以將來之數
不可知而目下之成吾已奏此雖燕閒浪語而
于郎君却中病原敢錄以贈以劇冗不及柬致
亦所欲致不外是也蒙彼綣綣君子偕老雙修

雙壽福祉如茨燕賀翮飛兒毓遥舉江蘋之獻
聊託遐心

與鄭

據此深山合此情友晤言歌嘯皆名業矣享用
過侈羶俗將及回首茲樂邈不可問慎勿輕放
過也選詩樂府槩多麗句就中新險幽陰之處
願慧指一表章之請以一月爲期容面謝

與李君仁

新詠大都風贍就中幽異可思及秀麗駢偶者

仍以句字旁字標出於顏如唐詩品彙狀長夏可作一清供幸勿嫌煩半月爲期容謝

與張佘峰

黃必顯雖過時花風神故翩翩也相失數年一朝把袂恍然夢中見眞情人作此情緣彼此均感矣春集釣鼇亭作節山游別因有一詩相餞亭在鼇何在千年釣不休濤光星餌動塩影月鉏浮膾出江妃手酤來海市頭送君分一箸直飽到壺丘既作此詩忽忽且半年矣風光惱人奉懷無賴不謂考成之事兄先着鞭又不知晤歌何時矣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門閉多而開少桃就多而推少風光欺髮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別後情悰略概於此適有一亟語懇兄兄須立許此中道尊陳禰老乃異度故交爲其子求春秋師以謀於弟弟謂安得姚孟長樂遠遊乎禰老躍然以不敢辱兄爲辭而以僥倖萬一

爲望弟偶起一念信兄必肯遂滿力擔當蓋兄甚不必館亦不愁無館然銕葉裘限詶應如雲館與不館總非善計此名士之通誤而在兄恐尤甚是以知高明人所必許也脩脯應不甚薄其子才與年俱妙其讀書地爲衙齋之別業竹樹甚深亭軒俱麗而主人風雅豪快絕無官腔保無一件皺兄慰者漆髮高堂供柔脆者非一雖千里游無妨也彼立埃好音萬萬首肯會劇冗中道尊立遣人役促書懇致筆無留行草率

相瀆雖文起兄且埃後鱗將寄其他可知也所委不久課奉諸不悉

與尹慧生

念兄之貧無時置也徒念而無以爲情遂成套話然弟終非負心者或可留以他日耳兄固不能一日離家然尤不可一日無館有館而不坐雖孔子出世亦無半簡學生唯有日日絕糧耳念餘遠來愧不能分子美草堂資贈而念餘亦不甚恚足見其進德則今之草草奉芹料兄必

不及出念餘下也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鬻矣引頸拂霄恍
猶搴袂臭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
如飛激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
上眞塵刻三秋也昔人謂拙病宦情少弟于此
語語眞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
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愈甜愈苦入之不禁額
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于壁上可歎也弟
濯翼梯高之志胸中絕無摧過兩年稍免堂下
侏儒即尋故丘篁笠青規兄弟望我母奢矣今
弟考成時也何成可考無非兒戲稍循故事候
謝從時一片微心不在側理也三衢爲橘柚之
鄉遂染得一身酸澀即以將寄味之盤人無盡
鬱懷統惟心照

與京中同年

思愛不虧在遠更親天路高高日唯吟思入雲
中也弟驢馬三衢舍茹百辱病腰匍匐中夜綆

縻至千罪罹萬千貽譏遠近風聲所播有負心知所幸奮跡都門景星繁燦彤楸餘覆莖卉蒙鮮所謂申椒菌桂之間無蓁蕪之不芳也回首執鞭流飈三載考成已屆寸績安陳雖有高掌相携恐亦化工難造亦唯有審已循分甘碌碌後人已耳別久候疎中心沈菀裁雲伴柬聊寄遠懷簡率匱文萬惟慈炤

與張元美

家園碧雲外兄弟綠江頭離索之感爲之嗚咽

時語湯五君忭廋兩秋徼天之幸還盡踈人債便買邵平地一片接知已之廬置閒書數卷於竹月梧風之下相與共讀殘耳五君癖羶且非獲我心者請弟藏此赤而遠爲期因味古人愾言同心聊寄心于白月而弟遂爲自得寒雲意誰同明月心之語楊於楹原美則實與素心者謂弟果以語乎抑胠說也弟此來于宦計益蕭騷於世情一氷炭而于夢寐却不甚顛倒其蹟頗概諸汝章牘中不堪再述錄一通以寄慰

凡士貴仲先薦舅俱傳慰之若慧生眸乍明而氣銳慮不樂聞此語始誤浪于五君可再誤乎寒家事望兄時時察之前柬所云脚出脚進之人頗多復聞香鼈氣之親不少每有所聞必執弟此柬徵色誡之且爲弟表白之而且指其事以見諭乃見君子之愛人在弟相契者多而一不能任也肺腑之託千萬留意昔日壽家母之諸兄弟一一佩之以出乃爲頑奴子失去記不片熟腸猶易一副鐵面則難非兄不能兼非兄甚全望兄開示謝而或漏不如稍遲耳撥管神飛冗次不備衡陽之信萬祈源源

與謝赤几

還想昔年眞一夢也物換人非風颺浪簸少年尋鈎鬭鬭晏晏一種情癡白首童心耳以兄丈之才荷衣猶掛天乎人邪良足悲感因閘道費公傾蓋相得問弟舊游時之知已弟捫胸長歎

灑涕而談爲兄極口稱紬且深囑其睇睞費公
長者兄試枉見之崇安史亦步弟與同籍而交
契誼高古人足商緩急凡有緜力可効處不妨
垂諭勿見外也白雲無情曠望迷目閩澌一衣
帶水兄好游乎毋如弟之匏繫則弟幸矣際此
周道往來繽紛然無可爲鱗羽者偶廣文其丈
亦稔知兄與談甚悉因其使便走尺一以相聞
慚愧祿薄無可爲贈區區芹致資兄捧腹臨書
神往匆匆不盡

與何仲先

烟水何闊歸雲何處回念桂鳥飛餞依依握手
時又且秋葉鳴梭明河催渡矣雲樹之思何日
不以知已耿耿也再過太末他無可慰惟意中
于徐而體中因不甚惡非宦興之忽濃也謂三
年既過兩年易也部宦苟免於素服角帶
便着蠟屐荷衣閒農閒圃長侍老親長對友昆
鷗還海鹿還山爲期不遠是以愉快斯言也一
字爾心永墮黑業且奈何以龔套語爲宵人舌

兄試券之此番主文鑑者不知於我諸故人何
若無皆失無皆得總不足嬰游子懷所可嬰者
未免世法繞指以目前景爲介介出我輩心期
素耳長郎君遂成一時才士次君當不久爲二
難亦無煩弟嬰懷然嬰則否而懷甚懷其退然
如不勝衣吶吶不出諸口良玉溫只爲家之吉
是所與兄共慶者耳

與張皆可

弟之念兄兄之懷弟喜慶甥之衣冠望惠侄之
幫補柯山續游言猶在耳虎丘久別思不去心
振先湯君純李一牽腸鏡澄朱達生王時時
掛肚至於貼派役之及彼首詭寄之終求濟此
皆自然之情必至之勢何足道哉所極緊要懇
切奉求兄者即日俶裝同太淳來而其必該來
之妙理則亦盡於太淳柬中一事兩述如好曲
三唱抑又贅矣目則爲引望勿使空瞻

與張原美

知已之懷百年一日則叙懷之詞亦千篇一律

矣更不復贅但前書亟有所懇旦暮盼望僕夫回衢當挾得好音矣弟所言聞鼸者實未有指只以老母年高既耳重不聞戶外家叔寡交卽聽遠不出里中直諒如兄復廣聽聞凡有傷弟之生平者風聲吹到自能泥補故耑以奉煩雖然此非以修名耶靜言思之乃有陷於不知自名自損而欲他人爲我脩知已爲我補抑何謬哉資兄捨口已耳一切錯履唯兄幹旋不遠之復敢且再誤統希炤原家叔事眞堪髮指弟稍稍爲應敵計恐未萬全設有緩急懇兄仗義顧小弟之薄面推全鏡之餘情知兄心許久矣大要家叔素懦非彼之敵然其人恐亦無樂乎爲敵者當今之世讓人一步便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便不得不振秋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湯椒先思歸之志頗淡偶問其故謂臨岐之前數日大相反日抱憤出門兩不相盼彼無贈淚我亦寬腸幾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誓弟每以薄倖戒之弗聽也聊以

助撫掌

與王東里

翠華下賁深愧饋養執醪之艸艸也父母之尊兄弟之愛或有貴于無文者則亦可以自慰然去世法遠矣回遡晤言持情耿耿商風吹髩遐亦無聊然脉脉此情雖不能爲臯衡峭芷快裹清風猶幸有代爲瞻依者家兄薛廣文在家兄頗棖才華志每遒上困頻遭鎩羽姑假途退鱗以問業于名手其來就宇下實擇地而蹈望明而投非蘋水便緣也寒宗三世薛氏先人尚以薛起家至暮年始復俞姓然惟至于復姓而情愈加殷蓋先人之遺命也以老年臺憐才素心物色風塵之外其垂眼相得俾隨鞭鐙者當有日矣而區區鴻雁之情尚無以自見意者噓之植之且進而子弟之使得竊大羅天訣牖之彼岸其年臺無已之盛心乎又何可鳴感也因風懷注跡遠心勞惟時被好音爲慰

與秦

綸不敢爲佞實于行藁中精神往來久矣見其
文仙風飄蕭清映肌骨遂想見人希旦暮一遇
而不得瞻對于茲地也再讀高韻巧奪天孫焚
香漱泉臨風吟罷齒頰俱凉古今之業兩成絕
調宜招造物之忌也造物忌才當亦憐才將來
定遇一異人一洗數年之厄試志鄙言以爲後
驗昨所云江一水江右人也千萬寗意

與陳載甫

張籍詩多病減志氣弟不時爲退鱗之慰爲病
也丈則何萌此志事無大小全賴一片心血心
血何來生于一副志氣孤鶴栖棘一枝未安此
其蹙隙耳弟閒例于識者知東甌有新令便姑
蔑無改官始終得領教益無煩爲離索之感佳
箑惡書勿謂鼈有餘技遂以捉刀相疑素懷日
積承欵不遠未盡所云

與張倚公

閒闊良久瞻懷不寐然令情自知兄必不信蓋
時爲游子密有心期而及返故園反疎晤對則

款款之衷奚以自表于仁兄也因懷兄不已而
高堂之晚祉切切嬰神因懷老伯不已而仲氏之
孤煢時時涕念凡此者既有兄在而復得原美
以一腔熱血相與于天倫間又奚必弟以空談
博雅誼之名矣弟再入太末善病如初若非有
極契之太淳朝夕爲懽幾無以自必又不獨以
渭陽情加惠吾子也乃弟需太淳甚急而太淳
視弟甚緩必欲棄我以就瑩宇黃丈且以兄之
久要爲名夫豈有兄而以此狠心事遇我者足

見太淳之詒我也萬一有之望爲婉言以謝黃
丈卽黃丈怨兄兄勿怨弟爲弟而受怨以怨而
成德德重而感至矣慵嬾爲癖筆札俱佹若無
此事相迫而咫尺之通不知脫到何日則又何
敢以相思見信于兄丈也冗次草率不盡欲語

與陳載甫

二扇怯興到時書遂韻致不惡似足以釋前罪
然未快所願他日欲以赫蹏數幅盡書生平得
意詩以謝知賞貴門人徐光稐翩翩吉士受台

丈器愛素矣近爲其祖二千石邀丈不朽之光
光既不朽事遂非常弟敢不鄭重實稔此公之
宦績鄉評雅不負茲舉特僭齒牙爰襄盛事非
敢以椰下惠之言邀信于台丈也兀候四尊未
得遽叩河下又恐桂櫂將發先投此啓以引晤
談

復周夢尹

流覽世路簡率無狀無如弟者雲幰道經何等
疎慢主人之禮同簪籍之情一剳抹倒方至今無
可施顏面而翰教顧反言之豈媿弟心耶弟再
過太末病固猶初性益滋懶取咎之門不一苟
全之計無容將來且不知作何狀所喜宦情原
淡故鄉山水夢寐爲勞頗有心期今且未敢深
談也年丈才華器識不兩歲而英聲燥耳貼水
漂鷗摩天勁翼可同日道哉賢公子年姪度衢
而東遇之疎節無禮亦復如是而遠來之贈反
不敢虛荷有雙南金媿無青玉案徐有以圖効
也草次言謝諸惟炤原

與陳韋翁

綸征軸乍北卽寸腸九迴矣不待今日也榆莢既更未嘗數行通候然每于家報中得寢興康勝大愜遠懷音問雖疎精神密邇也長公親家得名山爲館地襟懷愈奇才海愈溢每一念之心飛神往然其聲名太燥燕中縮紳欲一識韓而不可得祿位名壽四字能兼之者古來惟舜且當今之世露不如藏願長公善愛之也綸六月受官侍對之期尚有百日思慕孔切舉眼無佳況雖長安鷺花殢人而兩腋翮飛目盼南鴻耳

與管席之

編愁以爲膺未足述相思也雲中之音乃得之卯金刀奇緣哉弟此番來病稍可而懶較甚委懷丘壑日想退鱗固未必前生有根荄者然世上淡泊人儘有何至如弟可笑可怪可暗暗驚喜而不可語于人且未可盡語于兄者遂亦未可自測三輪二諦徒滿人間席之一向好笑乎

不向僧中老此身又于何處放看也兄詩大妙
即此詩卜他日有放着席之處而今猶未能一
鞭先到未知是爾是我耳兄謂秋涼過此何故
而罷早是今日纔見此柬若是早見不害弟預
報青山今將安解乎然此期終不可負春來未
晚亟須留意除夕所夢此第一件吉事矣外附
數年前一未了之事心日感而無賴又未可以
盡言

與劉元聲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此弟之適況也仁兄
適況每得之太淳竊以爲慰既慰遂亦忘言非
弟不能言非兄不能會間或有未會如子虛叔
龍諸兄幸與共會之若振之先生日與山水間
相對矣別有一奉央在尋常寄語之外望二兄
與子虛俱留意弟春初一京歸而抱病夏初一
病好而即行目未及瞬間不容髮與素娥言願
未訫中懷莫喻摧膺悔恨糾結爲纏因荒忽形
夢達于星闕無刻不晤晤輒顛倒或祚或不祥

多不可解者得無復有風逐蓬飛之故乎他人騶騶馬而我薜蘿心息徒之志無日能忘弟元非此道中枯壁上者況知已情深青山已諾尚肯百里局結復負雲霞哉此時錦瑟樓人情芳在否兄輩且作遠鴻翔去當責弟以今日留心之報勿令其羅帳咽寒風也凡此語意頗屬愚癡幸爲弟亟一走訪深致恕別不安之意月臘弟以給由入省特走一役報渠無恙薇霍之將統在是日惟詳道外會銀六兩便附元聲切骨感恩時爲泣下勿因數年無賴疑弟爲負心人也素娥之囑幸毋緩視搔首悄悄延盼徽音

與陳古白

得兄書乃在春之半而前此數日弟亦曾致遠懷情言縈縈兄見之乎犬子得師皆荷明賜前書所囑此其第一義也弟自出牓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弟不久即歸以便道訪兄于京口計焚修之處必在金

焦兩山敝友劉季昭久仰高名今亦在隨從列
乎外有奉懷詩數首來人甚迫不暇請教後有
便鱗當幷拙稿致上兼求一叙定名陳俞兩生
南園二集矣弟試作甚不慊意不可以示兄庶
幾平日頗自苦心見知于造物若論試卷則萬
萬無是理乃知此道遇與不遇又有在八股外
者兄亦勿過認眞只落得瀟瀟灑灑快活過日
命中若有必無人奪去若時命未逢亦必不爲
躁心而先與之天生古白定有一發付處但寡
交與省繁務才愈高而自斂名愈奇而自愛則
似與天心相宜耳特望于此處稍進一解他無
可芹獻也冗次聊附短箋以代候兼廣兄意如
左所云至如思念之情不待言述

又

三月杪作數行奉候且南鴻數返而嗣音罕有
蓋知兄讀書北固枕江高嗌瀉筆萬里才彩與
山霞爭綿而地以兄靈兄亦以地王斷去塵囂
神輕夢清寤寐可以往來不待尺素也然兄亦

知江山之勝乎朝奇暮幻爲千古紀大文字然
非雲卽霞非烟卽雨三尺童子未嘗不經見文
之所以壽也彼與兄鬬才定鬬不過而才多爲
患似反輸一籌兄能以四出之才華爲三尺童
子所嘗經見者乎況以四出之光歸并于一隙
則此隙中之徧現更不可方物願兄留意才名
爲造物之所忌如繆當時張異度尚未得兄錦
繡中一線而當時令始一第異度且欲爲昔年
名士而不得蓋人情惡薄令且瀰甚而天之度
量似亦寬于昔而徒狹于今可畏也且才華爲山
岳異寶收在性靈自有大用非以堅不示人遂
謂虛廢也弟六月受官七月領憑木葉未下可
與兄把臂于金山妙高臺兄館之閣左有劉季
昭名懋文者向慕已腸熟令定入金蘭簿矣此
兄意超而心虛幸朝夕共事弟有拙稿幾二百
篇在太淳處託渠付梓乞兄叙額以爲重又欲
得姚孟長一篇反遺兄轉索千萬留神

又

夏初偏舟相送時千里命駕之期已訂矣昨所
請把酒寒江品題青山七里灘頭揖清千古特
期無負前盟非擇期自便也弟十三薄暮抵京
口十四進謁晚遊焦山十五謝別而歸固是兼
程猶恐未速特走匹馬再訂二到解維兄母猶
豫也兄故多四方之志必不爲弟負此夙期且
此游甚適總惟兄意可一年而歸可半年而歸
一到卽歸野鶴江鴻不足費躊躇也奉晤在十
七之辰啓行在是日之晚因家母在前遂沿待
不能遲頃刻萬望火急俶裝爲禱

與陳夢維

諧聚兩日病懶未一發爲杯酒事殊負兩宵然此
期不遠亟于署之外內間埽一偏宇養竹數竿
精其供具牖曰淺遁窩以邀覆髮人爲卜夜飲
勢不能不來其主公此時主公勿不來止遣覆
髮者來也昨所述周道尊語愛兄哉別後詳思
之亦可以已薦而謁以已非相知且當必有迫之
而然者其不相知甚矣有情變有道變謝薦非

道也又不及情不如其已弟方欲儲三十金置
十三經廿一史爲家園長夏之事正苦其難因
思我兄再益十金便有其料忽生鄙心乃以奉
歸至若做役今正在龍游弟何難飛一騎追去
而甘罪矯制非愛兄獨出道尊下也耑此晤盡

與張赤涵

吾與兄苦欲盡甘將來乎甘有不同皆甘也時
感愈苦更甘也未到甘時望着甘境尤甘也其
舉數觴酒逢相慶哉扇俱不佳字怎得佳非慢
扇而不佳佳字撐腹對此惡扇遂橫撐堅閉而
不肯出其奈之何兄以送人姑言此書未必君
宣眞筆他日索眞者再送可耳姚孝廉受知於
兄兄弟子之更子弟之弟之幸也夫人被德于
師之感深被德于不師而師之感尤深因此師
更得彼師受彼師之德而爲此師之感尤深之
深兄其使姚君深感弟哉而弟之感兄又可知
也千里哀腸數行閙話而已

與王太玉

年兄乃右庸師門耶弟之爲人無所不欵欵無所落落落落者欵欵之眞不知者以爲無人禮其知者以爲有素心深知者直謂具千古情也是在探腸而照然惟年兄哉弟再爲此游較前如食蓼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姚君故是錢師門下弟以同在師門而亦以友道遇之不敢自爲弟子也獨在年兄不然年兄既儼然以師道視師之子爲猶子自當儼然以師道視師之弟子爲猶子且姚君慕年兄甚久而甚篤每進之左右有秘必授無肝不吐至于經學年兄爲海內宗工出一緒餘便使人以一滴水得百尺泉幸毋于姚君惜金針一度也相晤尚有年餘言之脈脈

與文起孟長

兀念二兄無刻去懷今則稍解解以離索不遠

鱸魚故土蘋果長安又瞬息也弟生來守一退
孚性調亦與淡宜天資實已近道乃復隣我獰
穴示我獫形顧影而駭前途之志更如氷矣相
知切莫以遠大望我弟固不能無望則孟長意
狠而氣猛獨文起兄優游性成慧根爲誤意奮
則唾壺擊缺念過則書枕清眠勞逸之情不遠
失得之門亦近既可甘得誰居苦者苦志苦功
苦行苦修何欺我哉向平之債粗酬幸毋復以
酬債之債爲念蹙且無賴勿求于心以俟一舉

彈指臨期萬萬抖擻至鼓舞之藉不必他求只
渭陽相礪足耳明冬、非游文起斷勿違約得豫
期徐仲容更善惟孟長恐不能無後先而公鳴
則要久矣賦賀二詩與孟長之旨恐未合取其
文詞可也文詞至古白詩而頂尖矣孟長誇仲
容作甚善當是如何周季侯屬弟致意不久課
成徑達孟長陳玄史復前事力爲剖明且已力
託署鄞者不知竟作何狀徐冲玄累弟小累孟
長大弟不求恩而弟之恩孟長則一生以之矣

適劇冗不復多語凡相知幸各道意

與君亮

兄于晤吾齋言弟得力全在會考時席之奮然引腕立次會友姓字將舉事焉後竟何如恍忽年餘風光飇激弟雖聞問嬾通漠然如無肺腸者此中欵欵實自謂無讓古人探膽伊誰作此瘖語兄謂何哉長廊百步臨風眺言玉昆金友之懷鄙衷自會何幸念餘遠來攜有尺素兼示妙篇與古白一字一吟斗酒爲釐不謂遠寓苦鄉而樂事賞心不異暗對秋春之舉良不足爲兄慮更不足爲兄喜立地得手英雄已困然吾黨之氣實一稍舒所私慶耳仲容朝夕酒情自濃亦文情同調知以劇冗不及啓仲容亦素所相踈而笑今遂布紙無言乃欲言者明冬北游吾兩人與仲容文起連騎而進切勿後先昨柬文起亦曾以是期之恐仲容心活而戲久要祈我兄更訂確耳諸不備

與太淳

兄爲倚公奪去雖幸與古白朝夕而古白復以
不耐蒸逼思脫簪簏兩日正懼此苦一爲留古
白而焦心一爲恨倚公而致病至于五斗囷人
一腔煩紊兄所素知不必道也幸此蓼味嘗已
不久渭川花竹之情歡酬有日但恐來歲之甘
方到弟而今日之苦又到兄如參與商竟成離
索奈何哉邇來詩興如何欠一拙序而弟固以
多冗未成兄亦遂委棄不索豈忘之乎弟則時
刻在心也湯振先因古白而思兄益甚弟日寬
解之而解之愈至思之愈深忽忽長吁淫淫淚
下爲此態者自振先而下不止一人然詳而述
之似近于戲直可意領耳眷念情濃懷詩未就
仍以舊作錄扇頭一二以將遠心諸不暇備倚
公叱名

與某年丈

馬頭糞塵彈指又到一到而丈爲青紫司命弟
侶漢陽鶯花矣清風吹來汪波流注玉筍亭亭
門牆有色既已得人可以謝矣長林自貴何必

三公爲年丈師者不既傲然無憾乎弟輒無狀
每以夙期遠託不肯多讓名賢而片心雖素腰
骨未堅病多而性澹必不向此中生活息旅之
盟已矢目指水矣故人劉生名曰傳年丈親赤
子曾大有德于先人久銜報而未遂遠來求見
了無他心知丈之同蘭味者唯弟而以其子青
衿名光斗者請爲桃李之上枝抑何其請之切
而求之雅也必俟其求而始爲道地弟已負心
則弟之仰禱何似而丈忍不注念乎三分文七
分看十分貨百分情情不可強必發于其人之
緣與文之相知然有仁術焉每接其人每覩其
文而恍然弟在自不求情而情至矣千里難通
唯此一懇萬勿以尋常薦牘爲視素緘寄意不
禁聆聆

聚臺叔

骨肉天涯痛心何問所更痛者吾叔以逾艾之
年跋斷雲之地而行李一肩復遭胠篋竟不知
其何以前也每于往來之客訊峨嵋風土頗不

甚瘠稍用以慰而欲通鱗羽則宿隔一天惟有
脉脉含思書空灑涕而已綸向來夙疾至今不
減因賦性原非此道中人所謂爰居哉籠窮鏖
入阱時時飲恨事事違心宿昔之疾是以愈痼
今幸爲期不遠捱過年許百里之局好歹脫去
若勇退固不必久客亦非計屈指三年猶山緣
了則艸堂烟樹可以相朔父子叔姪天倫團聚
舊恙今已拔根去乎泉明三徑之資又不知何
將尋渭川樂事留此殘命喫酸梨矣吾叔亦有

何負于我而我負之可惜也可歎也大弟雖不
能時爲探問而近來學識精進幾籌且其人朴
有至性却是有骨氣者此便家門之吉若天人
叅半之數誠不可不勉然必有時未易强也太
嬸諸嬸知金清安綸高堂以下亦俱寧穩但慶
郎兩年連舉二女諺謂盜不至五女門今幾有
其半矣便附嘉定州尊一啓欲備一微禮候之
而大弟固執云已悉備遂不復疏止以二詩扇
湊入乃若七千里之遥止采江蘅四種爲壽眞

可噴飯

家書

自聞進學之報喜憂各半汝母子歸後忽忽心動若有物焉據吾懷者每以此言于湯五君而卷上墨痕之險果令人食不下嚥者五日後得二母舅手書而稍慰然千金擔全在覆試卷俟之眼穿何人役兩到而不寄也此事必送過進學纔穩穩是箇秀才日夕懸念何日而釋鵲噪鴉鳴風吹艸動皆心兵也萬一無恙絲毫皆二孃舅之力銜恩懷報頃刻難忘然可懷而不可吐汝試吐之亦見我非負心者早上送學次早謝院折而謝府謝縣薄晚便可解維至學中事體合該如何不妨囑二母舅一力擔任于師長之前至差人迎二母舅時妥之耳我爲半年離縣庫中緊要待解錢糧俱爲署印者借用過半人牽牛去我拔牛賸以催科極拙之人爲挖肉補瘡之計日不暇給重不能支故明知家中缺乏親孃久疎甘旨而槩且違心非眞置之度外

也汝可委曲宛轉乘親孃歡喜時節高聲笑容而詳達之大母舅倘能暫拋家塾一同來此妙不勝言同足二舍尚是稱齡他年成學其關繫未必全在今日切勿老癡不妨以吾言醒之也其所囑吳親家與派役銀二事亦專竢其自來當一一妥貼站船人夫各役俱先期撥在江頭候久星火馳盼勿遲勿遲

又

母舅書來道汝文理頗進心志已潛已非昔日阿蒙我心大慰但讀書與人品兩事也而實相符寄趣里下者其文意自多庸陋之想託志高遠者其筆端定多超曠之致我見汝乎日心性欠温精氣欠銳意向欠遠甚以爲憂非憂文藝之不就憂心襟品地之非吾子也當今之世稍識字者便多少年習氣其貴介而不識丁者便多公子性氣凡此皆極庸極醜極陋之態彼自沾沾得意而人視之有蒙口而笑掩鼻而走耳汝書來恐我得意之後荒嬉孟浪不自珍惜此

俗士多有之我鄙而不爲也今科有琢州馮振鷺名銓者十五歲發科十九歲登第其父亦甲科也而彼恂恂若編户之子且不自知爲少年進士即周玉繩弱冠而取會狀亦無異秀才時此二兄眞吾師也我年紀老大鬚眉偉然纔得一第到手而遽以爲得意縱情于花酒之塲可謂有人心者乎我歸以八月爲期一歸便驗汝學問之進步與器品之所就何如萬萬砥礪勿辜吾望也宋師近況如何將再圖一戰乎將二

意課子乎汝可每節中一往見之且致我遠懷之情我後次人便當致柬也渭陽師所柬囑者當詩餘一留意因羽急不及另啓統俟後便詳及

家中人不許在外生事須要加倍小心和順鄉里我到家自知好反斷不姑容一告曉諭之勿誤外告示一紙貼在大門內舊有告示俱換去

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雙蛾解理贈別躊躇不

科也而彼恂恂若編户之子且不自知爲少年

貽於吾示一斑胡在大門内晝有吾示一斑胡在

里來過宅於時自娛不期客二三子之餘席

家中人不肯在外生事爾要小音亦必順和

當一一留意因所長而長之不及者勉之無

文詩來從人所當爲延東也爾所東屬者

意貽予毛狀何益且遠矣且遠矣

詩餘

長洲俞琬綸君宣甫著

爲顧文英作古鏡詞

文英善書以碧絲作小行楷繡之盛鏡

囊以遺所歡調疎簾淡月

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雙蛾解理贈別躊躇不

忍把君分碎問容顏君獨知顛頼受多磨與君

無異廣寒三五嫦娥愁向郤元自已　晴空裏

似丹青點綴箇中人小小洞天深處背地沉迷形影都無據憐君自爲分明累看盡了漢宮人淚

朱罷粧殘瞥然收郤遠山橫翠

後有人蠲二千金娶之娶未幾而英死一夕

夢英相對如常猶謝予此詞予曰殊悔有架罷粧殘二語遂爲卿讖英曰比亦竊疑之愛其佳不請易耳予所云二語之讖醒時初未及此甚哉醒不如夢之神清也但英言竊疑等語未識比時誠然否當是予意外起意然英故慧心人或果爾未可知也

友人有十二詞爲古來薄命人洗恨者獨缺馬嵬一事予爲補之調惜餘春慢

有限君情無端妾命一搦牡丹顛頡紅塵騎遠解語花殘折郤羽衣心字休賦樓東怨懷肺冷津消玉魚敲碎怪溫泉不與淚氷同結汗紅同遞怎不學賣騎當壚五湖載隱共守星橋盟誓胡笳散魄鍠鼓催魂血濺一窩螻蟻巴水淹路窮便引仙都訴誰悲思枉收傳錦襪餘香

酹得鈿釵遺事

賀新郎贈倪馴之再娶

蕙圃春風續羨天桃之子于歸渡頭金谷綠染漪瀾垂楊醉解舞暮朝相逐芙蕖裏鴛鴦初浴簾外卻誰環珮至繞笙歌一派傳宮燭訝蓬萊飛鸞轂雲英授杵闌干曲一聲愁兩聲笑語三聲叮囑囑付多情同心贈結衣羅白首杏枝雙宿掩映羞蛾堆綠摘取宜男喜夫郎帶笑看妝束天賦就藍田穀

贈韓香

粉絮隨輕風引燕子言愁人不省慣他錦色解欺人半簾曛過飛花影一縷春剛紘月清鵲俄延掛林末停樽欲許奈情何到得情來和誰說

閨怨二首

好夢連宵墻頭度去秋雲老鵲聲噪想來人到報與愁知道　徙倚風前寶篆飛煙巧蜂衙鬧病來消耗報與他知道　右秋怨

其二

靜臥牙牀蕭衙怕見堦除草糊塗好幾時春到
莫與儂知道　占斷風光郤與風光笑癡情惱
把牕櫳鎖了莫與春知道 右春怨

四君醉我惜無一共醉人牽我襟袂竟踏
雨夜歸旦日謝之

此日桃花競放薰風幾促春衣瞥然掉入武陵
溪指引迷津謝你　自媿塵緣未淨丹成後以
爲期仍教短枻捕魚歸更是風風雨雨

鵲橋仙咏月

客店游蒐千家砧杵一望素山白樹 此句若咏雪則無味 風前
把臂盡幽期聽多少啼鵑處處　凄切笙簫斷
腸詩句散與人間無數不許閨中暫得瞑弄梅
影牕前故故

情夢

醒黃昏睡黃昏畱半奄奄解半蒐去去來來勞
殺汝綺疏香雨玉釵温

其二

乍明燈乍暗燈暗裏來時催去明幾處燭高雙

勸酒偏容暗結影中情

十二紅

病難勝酒愁無奈便是酒能勝病悶難開你我
容顏心坎逆成塊人在竟不在如醉如獃從前
愛逐件揣把往事小嫌猜巧爲愁城解那日他
閑言閑語都是我自起禍胎那日我受嗔受罵
正是他好心怨埋思量此際越添懷夢回驚痛
呀你在何處去來忽時還夢呀元來你在風前
揾腮這寃愆是我前生買得今誰賣見柳聞鶯
你的音容渾在兩人心縫血粘來花印雙鈐蓋
由人笑笑我骀絲腸斷處怎生乖從來瘦瘦轉
柴尚餘殘骨爲誰捱風燈燦月猿哀果然無計

孟珠十二調

步步嬌

記得文無當年贈闌干倚遍無人省驀然兩度
春月暗燈明總是人孤另橋上共鈎竟至今可
已都銷盡

山坡羊

看好花容提起你當年風韻看瘦花枝又提起
你年來疾病嫦人天舉目傷心到不如困人天
儘日如沉寃苦黃昏無聊自遣尋欲將酒解酒
解相思恨若可解的相思定不是相思十分十
分縱飲千杯醉不成十分便爛醉如泥暗自惺
忪忪令
笑癡心無端愁恨料伊家衷腸無准果然無准
苦思伊則甚只怕你意兒眞我情兒冷使你到
做了閑愁恨

香羅帶
別時聞雁聲別時到今偶看雁影心暗驚又記
風前攜手荼蘼下也到今日依舊西風緊比似
你寒牕和雨空淅零爭如飛向天涯也與我輕
揭羅幃探故人

鬬寶蟾
凄冷漫自尋追省悔輕別不道恁般難忍未臨
行相期青鳥頻頻如今怕重提舊姓名怕傳聞
病害侵枉睜睜到不如斷絕鴻音安穩

玉芙蓉

支吾强笑吟有恨惟吞飲看寒雲依依戀月氤氳難道天宮也有此凄凉景明寫出人間離怨情天工手縱天工手寫離腸怎不差半分看來就是我離腸影

香遍滿

柯頭葉盡空林昏靄沾翠衿只見山頭一帶排愁陣高高起暮雲茫茫隔遠情果是雲山隔遠情難道無處雲山畫

醉扶歸

意兒中好似你刻刻相隨定乍思量恍見你笑臉謝殷勤乍丟開恍見你帶淚將咱問把別來凄楚舊精神都化做了當年會合初行徑

江兒水

淺薄緣和分深沈義與恩子規懸樹聲還飲因緣越假情越眞蜘蛛臨絕思難盡莫道如常蒂梗既道情眞便不是花叢蝶陣

玉交枝

解人牀枕夢兒中穩稳相親容顏誰道無馮准
管不得曉來添箇傷心左右把日夜離愁付與
君說甚寃家重別人初醒雖不如鸞膠再整猶
强似支頤暗忖

嘉慶子

不怨東風催蕊零不怨湘江阻客情怨只怨此
日逢君又一日良緣累一生爲新人有故人爲
投情有斷情

儳儳令

無言常自警若使負多情寃債一生誰擔任豈
但是青樓薄倖名幾回恨把蒼天問不恨使
世上有情人薄命恨使命薄離人偏有情

四朝元　有序

黃必顯偉然男子矣然弱年奇麗非人
間所有後來之秀復得小徐予嘗言得
一小二天下可廢郎童得一小徐天下
可廢女子或謂過賛小二不知壓下小
二更無足述益令小徐擅場矣此曲蓋

爲小徐作也曲成示一友人友人云惜
未甚工豔不能爲受者生色予曰取其
不類讚女子者友以爲然

粉郎姣麗雲絲覆額時羨新鬻脆語社燕嬌飛
香膩勻肌理把花容斷比那花容怎比堪憐處
酒暈雙頤歌斂輕眉不解粧喬亂排儇嫺嗔喜
都風味嗏抹殺那侍屏姬小小青衣偏勝着練
羣溪女睡眼覷迷離櫻桃笑語微他是採芳花
使害多少愁愁悶悶玉樓人意玉樓人意

其二

春風搓曳花間擲果歸看游蜂成隊粉蝶相隨
記年華三五初交歲問春情知未料知情還未
瘦腰如病不爲幽思輭怯輕風非關憔悴怕擔
不起風流字嗏休放過少年時豈蔻含胎難得
東君有主縱未許卜花期先把閒情繫柳絲漸
懷心緒低低偎偎欲言還住欲言還住

其三

非桃非李粧成別樣姿怪天公何事變作男兒

是男兒越覺憐人意把千愁付你費千愁爲你
何必弓鞋自是凌波不待蘭膏自饒香膩不畫
山橫翠嗏莫說有情癡看滿座瓊英也爲你紛
紛墜寒月入羅衣嫦娥也愛玉肌促花開連夜
莫老却潛潛等等弄珠游女弄珠游女

其四

紅芳初蘁東風好護持怪的是游絲拴繫俗子
呼盧嫩桑條偏惹催花雨願伊家須記囑伊家
牢記休得破顏容易須着意低回不是千金切
休賣與莫愛閒調戲嗏占盡了可憐姿料半世
花星不出身宮裏巧語姤黃鸝高歌惯落梅怕
魂勾春睡快將青瑣重門深閉重門深閉

尾聲

願爲君影相依倚豈忍把風情月思到鬻老花
殘又付誰元詞四朝不用尾聲止刪敘記有

江行紀春

閒十八

一天細雰雲如絮一江淡浸月如孟停橈呼酒

尋春睡（醉扶歸）春睡睡不去濤聲夜起（醉翁子）睡不去光透紗櫺琉璃碎睡不去隔船頭語笑低（僥僥令）睡不去丁丁鬬響堦鈴微睡不去牢牢小犬江邨裏

（醉扶歸）馮念誰在溟濛際（五更轉）徹夜愁無寐睫眼天明矣（月雲高）只見初日浮天萬山酣翠（孝順歌）翠灑萬山堆裏輕鷗貼水面儇飛曉霞潑潑點人衣新來燕子沙中語（皂羅袍）忍不住有所思兮（玉交枝）有所思兮天一隅（琢木鸝）滿眼添心緒（劉潑帽）山如帶夾柳堤猗猗輕浪拍桃溪叢香隊遠岸圍行行人向曲江歸（甘州歌）

堪笑風檣萬里利名催不問馮夷（好姐姐）擊節中流爲甚的煙波釣艇今有幾（青歌兒）挂征帆何日休期

（五供養）莫到江心補漏遲莫向南津問渡迷（嘉慶子）歎招鼃邪見鼃歸歎招鼃邪見鼃歸感鷗夷還須子皮（川撥棹）我且借落江城五月梅與行人共醉三春水（五交枝）湘娥環髻流鬻亂啼江蘆逗枻晴風細吹從來青山不與興亡事（皂羅袍）問陽臺宓妃問陽臺宓妃鮫人織淚琵琶可瀑青衫袂（香柳娘）鄭郎合浦珠還未秋蘭肯結湘神佩陌上尋花歌向大江

東去 江兒水

傅靈修五調 有序

脩童名壽字秋英又自號無雙譜琴譜

身偶出側理索一言爲品題予曰子喜

書善歌蕭散自放交不濫與情亦寡合

日以風塵爲恨欲得一才致人畢其終

歌即以歌贈疾書五調示修修躍然曰

吾生平無知已此詞吾知已也

二郎神

春時候 看滿院繁紅爭鬬第一當場人在否小

名兒壽字秋英又喚靈修架上圖書爲素友愛

琴歌也不拘手口笑纏頭他是箇女中裴馬風

流

集賢賓

癡中浪謔狂後酒意闌珊不會綢繆道是無情

原是有到情來又却還如舊芳桃嫩柳怎抵他

數枝梅瘦親伊久纔見得粉汚膏臭 汚平聲臭音杓去聲

金衣公子

懶去整衣箏護殘香煖素幃傷心淡月牕櫺透
杯間自羞人前暗愁聰明願付聰明手謝牀頭
解人竟夢常不在青樓

琢木鸝

幽閒態性格豪舉舉朝霞天上有不枉他自號
無雙徧人間果是難儔字學歐顏常帶柳曰不
通文文在口一片閒情誰處投徙倚盼東流

猫兒墜 怕

畫屏春藹簾不上金鉤 野外迷蜂强逗留 雖

是眼前笑語事心頭何由比倣得梁間燕子悠 問
前生玉杵還靈否迅速風光不可留 莫待

鬻老春歸人自醜

小翮十九調 有序

翮又字蓋玉年少清麗頴慧過人破瓜
謝指之也既別翮讀書攝山念翮不已
曾把禪機銷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作
十九調

山坡羊 裏羊

輕飄飄駕東風的柱檝急瀏瀏渡津口的桃葉
鬧喧喧長安看花疾忙忙探問秦樓月豈料我
僊緣夙世結遇芝田有女來姑射滿徑香霏徘
徊花榭幽絕疑是文蕭家侍妾清絕却是章臺
柳乍折

步步嬌

温馴性子鶯黃頰宛約天然冶單綃整亦斜玉
齒笙簧輕巧調百舌舉止舊家法見了風流燕

子思王謝

醉扶歸

愛他情眸一笑波紋疊愛他無時睡足海棠怯
愛他兩腮檀暈微微靨喜容常帶不知愁輕風
團攏腰盈捻

園林好

正遇了氤氳使者快將我因緣薄捐他則說你
兩人深謝喜名字金行列該緣分這時合

月雲高

銀鞍忙卸春風逗馬也我只爲消殘渴忍不住
將瓊漿借誰望多情把漿兒先待者他一盞玄
霜味反惹得我心羨熱因此共把湘靈蘭佩結
再指江湄盟誓設

江兒水

看他靦覥纖肢趄燭光羽翰驚寒
怯豈蔻含胎丁香結新枝好辦寬心折須把美
滿工夫漫且喜烏道鴻溝恰方始霞侵月瀉

三段子

交情正愜恨巫雲終歸楚峽歡歌正叶襯花眠
終爲夢蝶怎當他相逢豫問何時別別時又問
來時節旦暮相期猶咽啞聲嗚咽

皂羅袍

非忍舍連宵懽愛奈從來無不散筵設杜鵑聲
飲淚成血蜘蛛命盡絲難絕披衣欲起幾番捱
脫把渾身摩遍雙鬱黛折捧住了粉腮膩臉相
偎貼

節節高

衾温衣冷怯竟相撇猶將袂只牢牢掣神飛越
把淚遮心如裂若道丈夫有淚非關別必然不
是傷心別站看行箱促馬促一鞍載取愁盈轍

玉交枝

離愁滿轍載回來消停受此便時時消受消不
竭按心頭不住如跌怕有人提起情更熱又怕
無人提起心加切提不提總肝腸寸結提不提
肝腸寸絕

玉胞肚

肝腸寸絕酒無靈飯成哽噎奈教人顛倒神魂
語言間半是差迭離人對景總凄切無餘疎燈
多事月

嘉慶子

分付牀頭瞌閉些怕癡魂不鎖心機怕癡魂不鎖
心機向夢兒中適然漏泄只落得夢難成無漏泄

僥僥令

兩情相湊洽攪做沉江月不暗不明空中結無

底無邊流怎絕

香柳娘

信前冤宿業信前冤宿業把我心窩防設片時不肯容人活笑無明無夜笑無明無夜一團團兩竈結忙碌碌無休歇縱千般計法縱千般計法化水鋸成屑只在我膏肓住也

好姐姐

無端柯頭鬬葉伴悄悄疎鍾到徹沉沉墨墨度過了無限刼禪燈滅蒲團坐遣塵心絕忽見他泣向神前先訴說

戚字憶多嬌

戚字憶多嬌訴我心意劣把情愛割身外功名直恁切忍使一線桑腸做了鋼鍊鐵裂比似他情款款意怯怯輭玉溫香也認做如蛇似蝎

戚字鬬黑麻

我聽說罷忙把旃檀碎躡聽說罷再把楞嚴扯歡

戚字歸朝歡

從今後從今後把前程聽者恩愛河安心永涉
從今後從今後風情罪業永無年將牢籠擺脫
尾聲
管教我兩人緣分環無缺今生重整鴛鴦牒待
取來生還再也
小二四調有序
嘗云西子良美不遇鴟夷老于若耶未
必若此彰著即西子不然下此如容歌
滿舞風調可觀不得樂天豈至今譽其
名張淨琬以掌中舞也孫荊玉以反腰
也張麗英以奇光也李新聲以傑識也
是以不得人而事名亦不朽悲哉小二
不敢望西子亦乏諸人之妖冶殊慧然
豈多遜容滿乎語云後世知來由小二
其已矣紅顏以沈淪老何異以骨血腥
健兒為四調紀之
二犯江兒水
門前車馬鬧嚷嚷門前車馬春風拂楚娃只消

他低回几側滿坐韶華揭羅衫蜂蝶下姣冶比
春花花容輸與他面帶微霞髻遶驚鴉你是洞
天人肯向東風嫁丹萁嫩芽紀芳年丹萁嫩芽
千金爲價一笑裏千金爲價不是有緣的幾見
他眉語度過牕紗

其二

凌波微步望縹緲凌波微步嬌春上綺羅怪的
是愁容半掩害了多少風魔用萬千心博一顧
新月引珠歌顏酡澹小蛾錦簇英鋪玉液瓊萼
汗流香點蕾薇露情城愛河占人間情城愛河
悶愁無數惹人心悶愁無數爭要把箇姓名兒
放你心窩

其三

年當桃李正妖嬈年當桃李凝妝厭整齊一任
髻鬆蟬翅亂著春衣似鏡湖人在圖畫裏纖玉
掩眉低翩躚乳燕飛不近聞思如遠茶蘼原來
是麝成肌蘭成氣彖枝半頹傍春花彖枝半頹
危闌徙倚趁微風危闌徙倚少年家不知愁緒

笑聽黃鸝

其四

陌花如繡恣春遊陌花如繡行行體欲浮恨錦
泥拴逗烟霧籠囚柏梁臺空回首歌舞賞離憂
蛙池養玉虵淚灑丹榴香罷衣籌百重關在南
湘後蜻蜓自由住狂風蜻蜓自由新鷺喜偶放
歸巢新鷺喜偶枉支頤看盡了閑雲度去墻頭
倦小雙十調調懶調懶畫眉有序
時過幼于曲水草堂與小雙諸姬環膝

徵歌結纏鬬草呼博齒弄意錢破蝨醞
長日之談徵歌催花浹清夜之飲醒則高徂
舞輪醉則乞寒潑胡如是者經歲雙忽
以家變放棄異鄉流離飄泊竟失所之
寧爲悲感遂不能時過幼于嗣後幼于
及難景升遠旅胡姬黃土陸姬空門曲
水赤波草堂白地詩酒去爲春夢歌舞
飛作綵雲而草堂之風流盡矣然去者
知在人間死者知在地下獨雙如墜雨

飄風蹤沈影滅訂後期而無從感泉下而莫必爲之灑涕而賦此

花從檻外感容輝柳向朱闌憶翠眉春風寂寞想羅衣凄凄蝶魄空成隊也似多情怨別離

其二

燈前月下與牀頭歷盡黃昏幾樣愁凝心望斷石家樓懊儂歌在人非舊贏得處處河橋日日秋

其三

畫中春色影中梅景物相期未有期剛那燭殘明滅解衣時沉沉萬轉生縈繫豈但一日離腸作九迴

其四

俺這裏時聞喚起語關關他那裏日聽催歸曉夢殘醒時如醉坐如眠白雲風送應難轉帶我心情去不還

其五

水流千里落花隨花想家園水不歸思君沈困

暫求推意中人鎖人中意不甚相依不願離

其六

隨風繫帶不堪留寺壁生塵怕紀遊兩行朱字
憶箜篌天涯月底闌干後少女時花雨地愁

其七

道你玉姿飄散作塵飛便是飛塵有飛到時一
身骸骾化寒灰成灰猶是君身體今你何處成
灰何處飛

其八

喳喳鵲噪破南柯無數事非說未多你名爲喜
鵲作哀烏相逢一夢猶擔誤知道今夜朦朧甚
睡魔

其九

紅顏自恨付君身君恨紅顏倍勝人紅顏自古
命如君君顏不比尋常勝可知不比尋常薄命
人

其十

我心隨你遍天涯音移你在我心中不暫離癡心

到處惹相思 悄眼前提起雙名字 摘下金盞花
枝剩一枝

陳家瞨桃十三曲 有序

瞨桃其小蒨也故不能作絲蘿而陳君
則既已心許許不得遂致有生死合離
之故予所不忍聞者予不忍聞陳君忍
言乎故不能自言而屬詞于予

香遍滿 二

燈前今夜把十年簿兒還再揭往事如冰心倍
熱非關緣分賒于他意少幾番暗自嗟都是
我輕拚舍

其二

剪蘭薰麝眉梢眼梢常帶斜滿腹温存只禁齒
酒杯斟滿些衣篋再覓煖些一時意轉切引起我
前寃業

梧桐樹 二

一歌清唱闋兩度濃雲合分付從今再休把衾
兒疊戲伸小指和他說瞨木桃枝可肯秋蘭纏

佩結他垂頭靦腆無回答欲吐還吞只把身軀
扭捏

其二

中心難自泄暗裏深深謝未必孃行恁地能賢
哲衷腸怎好和君說說不願了頭願做官人的
侍妾他堅牢望我情眞切豈想風波果應了他
心料者

浣溪沙　二

我意堅他意決正花開猛雨摧折平陽水湧湘
江闊白地雲封蜀道絕臨到別手捧著衫兒理
衣摺恨中情畢竟難說

其二

心火燒假做鐵把恩情頓碎成屑剛刀一綫眞
難割薄片風中飄去雪他雙淚血罵道好甜言
騙人法把袖兒撚伊嘴臉羞殺

劉潑帽　二

音絕我倩託溝中葉他低頭傳語悲咽道從今
罷了休閉聒承賜玦已抹了鴛鴦牒

其二

沒法怎得紅線能飛脫我堂堂男子彖怯不能
自作黃衫客那時節管甚麼閑唇舌

秋夜月　二

情苦意渴反悔那嬌歌夜似垂死啼鵑餘音徹
燈油既盡餘光燁我道似久熱郤誰知快滅

其二

不久死別你死了番安貼死去無知情都撇我
身未死難收煞既是永訣留一邊怎活

東歐令　二

孱弱態清俊頰裝不盡當初恩愛車只郤風吹
不亂垂肩髮直恁的絲絲潔至今絲絲把我心
腸結腸斷了意難絕

其二

今生事往世業可是前世根由今虧合還是根
由未了來生接又補却今生缺生前猶自輕離
別還說甚後生劫

金蓮子

鼂夢越十年心事歸鵾鵑烏空自向枕頭邊悶咽
怎能把淚窩中一珠兒彈去滴泉穴

尾聲

他心心只望同歡悅因此聲聲唱箇拜星月誰

裹人四曲 有序

有女以裹人致疾竟不復起垂華人問
何遺言女曰無有微作吁嗟泣下數行
而絕友人爲作黃鶯四曲收其淚索和

于予一送別一秋裹一閨恨一永訣
分手漾輕舟弄彔衫挽淚留叮嚀不語心相授
江烟半收蘭橈半浮纖眉却共波紋皺望悠悠
水連天處人在絮雲堆

其二

人去獨凭樓鎖溫香簾不鈎畫屏曲曲涼何驟
怪梧葉解秋殘缺樹頭放月光一綫西牕漏意
如綢燈花報喜夢裹定還舟

其三

無計遣心頭酒無靈意欲丟 奈意兒丟去着還
逗春水解憂又被寒雲凍愁寸腸已斷愁難又
歎雙眸盡收湘水付與恨俱流

其四

鬼病苦相讐骨孱孱露翠裯薄情何德堪消受
生前且休朱顏且丟誰言駿骨千金售任漂游
招魂誰賦莫向晚江頭

燕女有擁琵琶者喜爲是歌乞新聲數調

余時大醉應絃疾書成十八韻

勸君莫學楊花性呀滾滾無憑滾滾無憑飛去
天邊不轉情便轉情暫粘身也是蘋梗也是蘋
梗

其二

開牕盼着他來到呀盼到明朝盼到明朝眼角
磨酸心火燒要開交便開交鎖着牕了鎖着牕
了

其三

堦前跼到同罰願呀美語甘言美語甘言今日

將奴撇一邊走堦前問祷天曾記他言曾記他

其四

日間不得親郎面呀夢裏商量夢裏商量身在空房塊那廂紙一張淚千行帶去他方帶去他方

其五

琵琶換郎相思調呀暫遣寃家暫遣寃家鸚鵡無端叫起他眼都花指都麻丟去琵琶丟去琵琶

其六

蝴蝶來到春歸去呀何事遲來何事遲來蚤是晴和花少災若風災若雨災蚤你空來蚤你空來

其七

推窻郤去簷前月呀挨入疎櫺挨入疎櫺要你無情故有情不多明線兒痕偏射孤衾偏射孤衾

其八

樓前遠遠飛來騎呀忙下珠簾忙下珠簾或是他來監着鞭偷眼看近樓前不像容顏不像容顏

其九

舉頭三尺神明在呀今在何方今在何方難道神明無主張把仙方到他廂改副心腸改副心腸

其十

三年不見當初燕呀害我傷情害我傷情何處雕梁安你身好安身竟安身管甚傷情管甚傷情

其十一

不茶不飯空躭病呀何苦煎熬何苦煎熬夢裏還須亟走遭髮一刀命一條討个分曉討个分曉

其十二

畵眉伴我房兒內呀誰第他名誰第他名多事

張郎畫美人到如今淡山橫徒伴虛名徒伴虛名

其十三

梅枝映在窻兒上呀虛影參差虛影參差何事時時會改移到一時過一時又改些兒又改些兒

其十四

空中片片流雲度呀濃淡分開濃淡分開濃淡的忙飛不轉來若還來莫分開甘雨方諸甘雨方

諸

其十五

籠中百舌知奴恨呀不會傳情不會傳情將你舌尖教你聽咒幾聲罵幾聲須要清吟須要清吟

其十六

別時花瓣猶落盡呀今日還生今日還生難道他鄉沒有春若有春見花新不動些情不動些情

其十七

何方孤雁沙頭宿 呀 命與奴合命與奴合命與奴合尾上紅絲繫你些 那年月這時節認得眞切認得眞切

其十八

壁間掛幅無名畫 呀 畫箇秋聲畫箇秋聲童子三更開起門好丹青到三更還等誰人還等誰人

其十九

單衾不耐寒戚壯 呀 加領衣衫加領衣衫想起他行衾也單 魚邊單理何安寧受衾寒寧受衾寒

寒 魚邊

劇兩黃鶯兒身何如 呀 之無鳴

鐵馬鬬箐低趁餘香薰舊衣一行陌艸籠烟翠斑簾半垂鑲屏半圍金衣對語雙聲脆碧巍巍晚雲來去人坐畫樓西接西

魚邊人　四加兒　連忙萬千有激而起

雜著附

齋中木魚銘後爲陳古白敲碎復作碎木魚銘

剞劂心擊爾身何如叩之無鳴

其二

未酒心醉未枕心寐心不可擊唯爾罪

其三

困魚困魚久困如死筆楚萬千有激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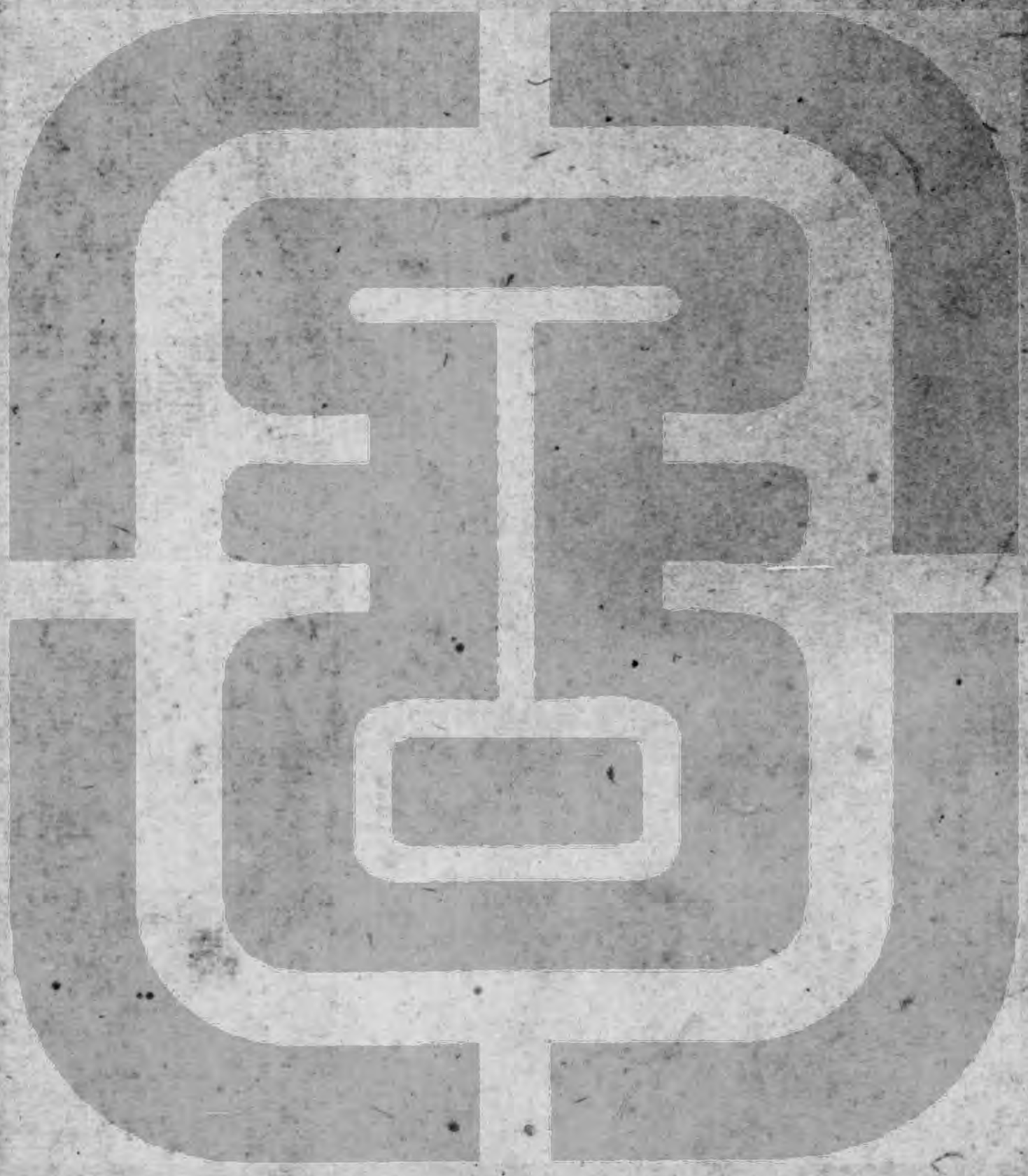
其四

明明是魚呼之曰木一朝敲碎碎分五六塊塊
木頭塊塊魚肉

研銘

爾磨我乎我磨爾乎小小石稜中有神魚用尾
一掉雲氣四噓黑光濛霽雷鳴風呼呵一滴泉
飛萬斛珠忽然而解烟掃氛除

丙午前除夕詩多不能全憶每錄二語數
歷年之況

年年祈古夢今始笑童癡丁酉一年胡亂去片晷
獨多情戊戌六年孤苦知清白七業單傳養拙疎
已亥夢神如有驗好夢不須來庚子娛親檢鄙頭顱
古受歲欣來光景新後集友人欲合除夜元日作五言律卽用此二語改辛丑點檢歷年除夜藁
參差悲喜目前過壬寅儲
陽獻壽杯癸卯常添獸炭煨林雪預煖衣篝待歲

朝甲辰女促老親教前剪蝶儂隨雅子戲藏鈎乙巳歷
年此夜妻其語今日沈吟也索枯丙午